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1
格蕾丝老人	2
生活 LIFE	7
阿尔伯塔"女权五杰"(陈夏红)	8
如何选牙医(温哥华乐活网)	11
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文学城)	13
阿烂的画(编辑整理)	19
What Are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Sherry Wong)	22
艺术 ART	25
连环画 丫丫挨打 2 (徐凡)	26
苏青三谈(读书)	31
Sherry Wong 诗专栏 不,别這樣	39
影评 Wall E 瓦力的故事(桂琼)	42
随笔三篇 别叫我愤青 (范傥)	45
印第安系列 约瑟夫的悲哀(耕者)	48
Novel Series Horse 06 (Steven Neu)	52
石油 PETROLEUM	61
油田现场出巡 (编辑整理)	62
大话石油之二(赵懿)	66
2015 民营油服裁员情况(立方石油)	69
WTI、布伦特、迪拜原油···	71
输油管道的前世今生(石油观察)	73
赞助 SPONSOR	76
投资者集团(Investors Group)	77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格蕾丝老人

记得刚来加拿大时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聚会,有个来加很多年、头发已经灰白的老移民问我多大年龄啦, 我说 33 岁,他感叹道,真年轻!如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发也爬上了我的两鬓,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移民感慨的语气和神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当时的心境,于是就有些黯然。伤感之余,我想我应该做点儿什么。人生的每个阶段大概都有不同的事情需要做。

我从网上学习了一些关于照顾老年人的培训课程,拿到了一个简单的结业证书,然后去警察局按 了指纹,把个人资料输入数据库,通过无犯罪记录审查,又拿到了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完成这 一系列程序后,我加入了卡尔加里老年人资源协会。这是个标准的志愿者组织,从政府那里拿资 助,每年为数千名卡尔加里有各种需求的老人提供帮助,比如剪草坪、扫雪、照看宠物、接送医 院、陪去教堂、帮购物、定期家访等,有很多服务项目。

慢慢地,我意识到,大凡在这个协会注册寻求帮助的老人,几乎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生活贫困、心理忧郁、酗酒嗜烟、脾气暴躁、身体以及精神上的疾病等等。我曾去一个社区的老人居住中心定期探访,这是政府资建的老人院,每个房间都小得可怜。有一个老人,屋里的沙发、椅子、桌子油漆都剥落了,茶几上堆满了的各种各样的药瓶。说话的时候,她双手不停地颤抖,可能是帕金森症之类的病。"我等了五年才住进来,外面申请的人实在太多啦,死一个,才能进来一个"她含糊不清地说。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有些话我听不清楚,她焦躁起来,对我说,我不喜欢你,你走吧。

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志愿者跟我说,有些老人在过去的生活中经历过某种打击,留下心理创伤,加 之年纪大了,举止行为就会有些怪异。她说她曾碰见过一个老人,聊天的时候竟然用语言调戏她, 问她要不要看黄色杂志,她赶紧借口离开了。"我们既然愿意做志愿者,那就应该尽量去理解和 帮助他们,对吧?"她这样说。

我得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因为和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老人打交道多了,我心里也会有些 压抑,于是慢慢萌生了退出协会的想法。每次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为 一位老人写点儿什么,她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不顺和坎坷,却依然温和、乐观、坚强。

她就是封面上的这位老妇人,叫格蕾丝,我们相互认识和来往已经超过 **15** 年了。这幅油画是我太太 **8** 年前专门为她画的,一直挂在她家的客厅里。记得当初油画定稿的时候,我说,老人家的嘴角有些扭曲,你可以稍微修饰一下么。我太太说,我也是这么建议的,但格蕾丝坚持不让,她说,我就是那个样子,你改好看了,就不是我了。格蕾丝年轻的时候,金黄色的头发(现在依然是,只是颜色变淡了许多),褐灰色的眼睛,皮肤雪白,身材非常苗条,绝对是一个大美人。我和太太当时都很感慨,这个老人的内心世界,实在是太强大了。

和格蕾丝相比,我不得不说我则脆弱很多。每次照镜子看见自己白发日益增多的时候,我就琢磨是不是该找点儿什么黑色涂料抹抹了,问了周围同龄的朋友,市场上的确有这种黑发素产品,但 打理维护起来比较麻烦。我是一个在生活中特别畏惧麻烦的人,就一直忍着没用。 近些年格蕾丝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她每个星期天都自己开车去教堂做礼拜,为教堂做义工也已 经长达 20 多年了。当她得知我在老人协会做义工时,笑着说,我还年轻,我可不需要你的帮助。

格蕾丝的爷爷 1895 年从瑞典移民到美国,后辗转来到加拿大,靠开荒种地,慢慢定居下来,那个时候格蕾丝的父亲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父亲成年后子承父业,继续靠种地为生,结婚后一口气生了 12 个孩子,8 个女孩,4 个男孩,格蕾丝是第 6 个。

格蕾丝高中毕业后考上曼尼托巴的瑞加纳护校,1961年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很快结了婚,短短 3年内,一连生了三个孩子,苦难,也从此开始了。

格蕾丝的丈夫是个电工,有四分之一印第安人血统。我见过他的照片,人长得高大英俊。据格蕾丝说手很巧,特别聪明能干,喜欢做饭,对老婆孩子也很呵护。不幸的是,他有嗜酒的毛病,喝醉了会在家里乱摔东西,孩子们吓得哇哇哭。酒醒了,他也后悔得直掉泪,但酒瘾一上来,就是无法控制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基因遗传病,医学界并没有什么有效疗法。老大四岁的时候,格蕾丝与丈夫正式分居,从此没有再婚,也没有交过男朋友,只是一心一意抚养三个孩子成人。她的丈夫也没有再结婚,断断续续交过几个女朋友,由于酗酒的缘故,都不了了之。有一次喝醉酒在大街上被出租车撞成重伤,虽然捡了条命,但从此瘫痪。然而即便是坐在轮椅上,他也会想法设法到酒吧里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他很早就过世了。

格蕾丝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但命运真的对她很不公,老大患上了和他父亲同样的病,并且更为严重,喝醉酒的时候会自残。医生建议他不要结婚,因为这种病遗传的概率非常高,这更增加了他的苦闷和焦躁,使得病情愈加严重。后来经过心理医生多年治疗,虽然心态稳定了,但酗酒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如今,老大已经 45 岁了,住在政府资助的机构里,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按月领工资,倒也衣食无忧。他每星期会定点儿坐公交车来看望母亲,母子俩到附近的咖啡厅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老大有时候伤感起来,说,妈,你要是走了,就没人陪我聊天了。这话会我听起来都会心如刀绞,眼眶湿润。但格蕾丝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态非常安详,仿佛是在聊家常。

格蕾丝的二儿子是个装修工人,有时候会到附近一些小城镇里承包工程,常常不在家。人到中年,家庭出现了危机,老婆离了婚,三个 teenager 的女儿,特别让人操心。格蕾丝还得过去照看三个孙女的衣食住行。

格蕾丝最疼爱的小女儿,早早就嫁到美国去了,一再邀请母亲过去和她同住,并承诺负责她的医疗保险,但格蕾丝不愿意拖累女儿,婉转拒绝了。今年格蕾丝的健康状况尤其不好,有时候我太太会过去和她同住一个晚上,怕发生意外。

格蕾丝坚决不肯去养老院。"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我才会去那样的地方。被人照顾,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尤其还让你掏腰包,那就不但没意思,而且还不划算。"她笑眯眯地说。真是一个倔强而可亲的老人!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你总能感到一种平和向上的力量。

我希望我老的时候,能有她一样豁达开朗的心态。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中加石油工程协会

中加石油工程协会(ASPE)是一个由加拿大石油行业中工作的专业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组织。该协会由一群志愿者管理。ASPE 的使命是: 1)通过知识交流、教育、社交来促进石油行业中专业人士和学生的职业发展. 2)推动与中国石油行业的联系,促进加拿大和中国石油工业的相互理解与交流。ASPE 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内容涵盖石油地震、地质、钻井、完井、采油、油藏和地面工程,并组织社会活动和技术研讨会。网址: www.aspeoil.ca。



我们的使命:推动加拿大油气行业华人的互帮互助,让华人成为业内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我们的宗旨:1,促进在加拿大从事石油行业的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为加拿大新移民,新毕业生提供与业内人士交流的机会。3,为会员提供石油行业信息,技术交流,以及商机分享。4,为中加两国的石油同行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网址: http://ccpsociety.org 微信号: ccpsociety。

公商加里石油非正式論榜

卡尔加里石油非正式论坛始于 2016 年 3 月,行业萎缩之际,致力于卡尔加里石油技术和信息的高频率学习和交流,扩大参与者的知识面和社交面,提供未来职业可能的帮助。论坛已经举办多期讲座,涉及卡尔加里石油行业的实践技术和信息,包括分段压裂油藏工程、储量评价和资产评估、石油公司成本解读、油砂处理工艺、加拿大石油财务和会计等。论坛还组织多期座谈,讨论加拿大上市石油公司的生产运营及财务状况。另外论坛还组织落基地形和地貌讲座,组织家庭活动和野外地质勘查。

征稿启事 CALL FOR SUBMISSIONS

《流》杂志,看后觉得好,请推荐给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信箱 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



Submissions!

《流》9期 FLOW issue 9

读者来信 FEEDBACK

一口气看完,觉得非常棒,杂志水平已经接近专业水准,祝福《流》杂志!

精心编辑的《流》,内容之丰富,形式之雅致,真是一册让人提神和愉悦的好刊物。卡尔加里在 经历石油市场的"繁华"之后,需要沉思。多远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形式上,社会发展如果失去了 人文的关怀,社会会颓废、颓变......你们现在所从事的事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是在给予人们 较深度的精神滋养,辛苦了。

感谢你们付出的辛劳,杂志很有文化气息!登出的学生作品排版也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也谢谢您对孩子们的鼓励!我们一定转达,他们将会更加开心作画。期待出尘脱俗、有底蕴的《流》杂志能够成为印刷品,因为读者可能还是更喜欢那种能够触摸和感觉到的书香气味。祝福《流》杂志越办越兴旺,拥有更多的读者!

感谢那些不知名的编者们,感谢你们送来的精神食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杂志"并不能算是一份真正的杂志,但是我很喜欢,无论是原创的文字还是转载的文章,可以看出编辑们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眼光。

希望能登载一些石油方面的学术性文章,这样才和你们宣传的《流》杂志是一本石油杂志相吻合。

生活极势

LIFE



两个加拿大人一前一后很友好地替李克强穿上球衣,国事、家事、赛事,皆为百姓生活之事。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7

阿尔伯塔"女权五杰"(陈夏红)



位于卡城奥林匹克广场,有这样五座雕像,她们或坐或站,神态各异。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女权五杰",分别是娜莉•麦克郎、艾尔妮•帕尔比、亨利塔•爱德华兹、艾米丽•穆菲以及露易丝•麦可基尼。"女权五杰"对应的英文是"The Famous Five"或"The Valiant Five",这已经成为加拿大英语中的专有名词,可以说妇孺皆知。在加拿大

中的专有名词,可以说妇孺皆知。在加拿大 1981年发行的妇女投票权纪念邮票中,上有 麦可基尼和爱德华滋,而关于麦克郎的邮票 更毋庸赘言。

在她们 5 人中,帕尔比、穆菲和麦可基尼都 出生于 1868 年,而爱德华兹生于 1849 年, 年龄最大;麦克郎生于 1873 年,年龄最小。 在当时,"女权五杰"在英属北美的各个领 域都属出类拔萃的精英。她们之间唯一的共 同点是,都来自于阿尔伯塔省。她们的声名 鹊起,肇因于 1927 年的爱德华滋诉加拿大案。

这起案件的发轫,可以追溯到 1916 年。当时, 女权活动家穆菲及其他同伴,试图旁听阿尔 伯塔省一位妇女被指控卖淫的案件。但她们 都被法院以不适合在有男有女的情况下作证 而拒绝。穆菲义愤填膺,由此向阿尔伯塔省 总检察长提出申诉:如果相关证据不适合在 有男有女的法庭上提出,政府应该组建专门 由女性主持并审判女性的法院。令她十分意 外的是,阿尔伯塔省省长不仅同意了她的申 诉,并立刻任命她出任女性法院法官。

但是穆菲高兴的太早了。上任第一天,她的 权威就受到一位律师的质疑。该律师认为, 按照加拿大具有宪法地位的 1867 年《英属北 美法案》第 24 条,女性并不能被认为是"人" (persons)。





1917年,阿尔伯塔省最高法院裁定,女性属于"人",但该裁定只在阿尔伯塔省范围内有约束力。穆菲一不做二不休,通过提名她自己为上议院议员候选人,向时任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求助。出身执业律师的博登,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穆菲及提名她为议员的50万签名者。博登理由很明确,他援引了一项1876年的普通法判决,"女性可以承受痛苦和处罚,但是不能享受权利和特权"。

穆菲暂时将此事搁在心里,但一直未放下。 多年后,她与其他几位杰出的阿尔伯塔女性 发出邀请,请她们"喝茶",就妇女的法律 状态问题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 1927 年 8 月 27 日,帕尔比、麦克郎、麦可基尼和爱德华滋一道造访穆菲,在穆菲家的客厅里,她们一边享受下午茶,一边决定向联邦政府提出请求,由联邦政府申请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第一,加拿大总督或加拿大议会,是否有权任命女性出任上议院议员?第二,按照《英属北美法案》,加拿大议会是否可以合宪地任命女性出任上议院议员?



时任加拿大政府的司法部长是恩内斯特·拉波尔特。他认真考虑了穆菲们的请求,并将这个问题转给加拿大内阁,同时将两个问题合二为一。1927年10月19日,按照加拿大的宪政程序,加拿大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司法解释申请: 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第24条中的"人",究竟是否包括女性?

据说穆菲对此问题的调整并不满意。她甚至 要求加拿大政府撤回该问题,按照她们原来 提交的两个问题上交,并新加一个问题: "如果允许妇女出任上议院议员必须要采取 法案的形式,那么该法案是否必须是帝国议 会通过的法案,或者加拿大议会甚至上议院 通过就可以?"但穆菲等与司法部副部长几 经交涉并咨询律师意见后,最终还是认可了 政府方面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问题。

Nellie McClung



1828 年 3 月 14 日,加拿大最高法院正式审理了该案。4 月 24 日,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朗西斯•昂格林代表多数派法官,执笔起草了判决书。

昂格林先审视了 1867 年《英属北美法案》第 23 条中有关上议院议员资格的条件,特别指出,这一对资格的强调,用了"他"的主语。接下来,昂格林援引了涉及争议的 1867 年《英属北美法案》第 24 条。加拿大最高法院的 5 位大法官重申他们对 1867 年《英属北美法案》起草者原意的理解:他们一方面确认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之该法案通过时已有极大改变,尤其是 1867 年时女性都不能进入议会;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如果当时实践中有例外,此举无疑当属于合法,其潜台词在于,该法案通过后,实践中尚无任何例外情形。按照这种逻辑,他们最终一致认为,该条中的"适格的人"并不包括女性。

好在按照普通法的传统和当时加拿大的宪政 机制,最高法院的裁定并非终局裁定。由此, 穆菲和她的伙伴们按照当时的法律救济途径, 向大英帝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由 于她们的名字是按照字母表排序, 爱德华滋 的名"亨利塔"以 H 开头, 顺理成章被排在 第一位,这个案件的名字也变成"爱德华滋 诉加拿大案"。

Louise McKinney



1929年 10月 29日,英国大法官约翰•萨基 代表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执笔撰写了最终判 决。他认为,"适格的人"可以被宽泛地解 读为包括女性,由此推翻加拿大最高法院的 判决。在判决书中, 萨基写道, "将女性排 除在公务之外,是比我们更野蛮时代的遗迹" "对于那些问为什么'人'要包括女性的问 题,最明显的答案,是为什么不能包括"。

除此之外, 萨基还特别强调说, 《英属北美 法案》在加拿大种下了一棵常青树,它应能 在自然的限度内茁壮成长。该法案的目的是 为加拿大提供一部宪法: 因此, 与其他成文 宪法一样,它应该通过适用和惯例获得发展。 萨基表示,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认为应删掉对

该条文狭窄或过分拘泥于字词解释的做法, 而给予其更宽泛自由的解释。

Henrietta Louise Muir Edwards



此案至此告一段落。尽管此案大获全胜,但 "女权五杰"并未因此而直接受益,包括穆 菲在内,她们中没有任何人成为上议院议员。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起判决 后 4 个月后,来自魁北克的凯丽娜。威尔森, 便被任命为加拿大上议院议员,成为该国上 议院女性议员第一人。

当然,加拿大国内"女权五杰"依旧名满天 下。2009 年 10 月,加拿大上议院决议,将 "女权五杰"追任为加拿大首批"荣誉议 员"。另外,渥太华的国会山和卡尔加里的 奥林匹克广场,都有她们的雕像。她们的头 像甚至被印在了 2001 年发行的 50 刀加币背 面。"女权五杰"的通天大案,为加拿大女 性的参政权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后来者 当深刻铭记。

如何选牙医 (温哥华乐活网)



在加拿大如何选择牙医,网上遇到这样的贴子我都是绕行的,因为多数贴子有不理智的言辞,稍有不慎卷入骂战毫无裨益。其实,牙科也只是 360 行之一,如同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正负面的评价都会有。寻医焦点无非这样几个:价格、服务、牙医的医疗水平,下面我就网络和生活中常见的焦点问题尽可能中肯地谈谈。

1,问:选牙医,服务态度重要,还是技术水平重要?

牙医说:这个问题其实是您自己更看中什么,胃口怎么样的问题。客观地说,尽管我们挂的 certification 是等效的,但学校学习成绩、临床操作手法和水平、沟通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这也是我们每个牙医人都在向榜样学习、终生不倦的原因。

从患者群看,加拿大的牙科预防和早期治疗,做得还算不错,毕竟是发达国家,疑难杂症和复杂修复并不太多,但是每个患者的愿望是,医者能像对待"疑难"case一样给自己精心治疗,所以多数病人会理智地把技术放在首位。当然,您是一般的洗洗牙、简单补牙,更看中服务环境、让您心里踏实,也无可厚非。

一般来说,有些技术不错的中年牙医因为病人很多,沟通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某些我认为技术不错的业内牛人,沟通显得直截了当一些;最赚钱、最奢华的诊所未必里面坐着技术最好的牙医。

2. 问: 牙医行业到底有没有收费标准?

牙医说:加拿大的牙医行业各省都有一个"收费建议",比如安省的ODA(Ontario Dental Association)每年会有 suggested Fee Guide.顾名思义它不是强制执行的。除非把牙医也纳入公费医疗轨道,否则只能是 20 个诊所,20 个收费结果,很正常。

3, 问: 选价格上, 可不可以货比三家?

牙医说:绝对是要货比三家的,但"一分价钱一分货",贵得离谱和便宜得离谱的都慎选;除了比价格,还要想办法和牙医谈谈具体治疗计划,看看他肚子里有没有实货;太能说会道的牙医要慎选,牙医是靠手干活的;新开张牙医需要病人,会有些折扣;为了迎合华人的牙科"消费能力"(实际上,华人对牙齿关注程度要差些),华人牙医在业界收费稍低,这不代表他们是差等生或者手艺不好。

4, 问:该不该和牙医使劲砍价?

牙医说:没有人喜欢拼命砍价的顾客,何况 牙科是比较 professional 的职业,说清您自己 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供牙医参考就可以了。 过分砍价,牙医可能会选择低端的修复方式, 您也得不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或者材料。

5,问: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人,价格不一样,为什么?

牙医说:保险病人多数情况按照 suggested Fee Guide,这是人家保险公司定的。自费病人,不同诊所会有不同程度的折扣,一方面

是考虑有些病人实际的经济问题,更主要的 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说白了:牙医收费高了, 病人就都跑了;但收费太低,价格战,又是 极不负责不专业的,健康服务行业和其他服 务行业都是这个道理。

6,问:看广告找牙医,靠谱吗?

牙医说:广告是商业行为,不能完全代替牙 医的水平,广告里面有艺术加工的辞藻;头 衔多的、名校出身的,未必手艺就好;有些 网友的 review,是"水军"?还是刚和牙医 闹了不愉快,其褒贬很难判断真伪。怎么办? 先过去洗洗牙、摸摸底、和牙医聊聊,看看 是不是合乎您胃口。

7,问: 当地牙医和非本土背景牙医谁更好?

牙医说:任何牙医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是得罪人。当地牙医至少经过8年本科以上教育,成绩绝对是同龄人的佼佼者;非本土教育背景的牙医也经过NDEB考试合法执业,这个考试筛选的严格程度也有魔鬼般的淘汰率。当地牙医的治学严谨令人钦佩;中国背景的牙医从看病人数和实战经验上也占压倒性优势。

8,问:国内牙医水平高,还是这里牙医更厉害?

牙医说:负责和客观地说,加拿大牙医的平均业务水平高于国内,注意"平均"两个字,不代表我自己拿到国内就是最好的,也不能说您回国看牙就遇不到好牙医。但是,有加国医保的人,经济允许情况下,这里看牙还是更方便和放心些,加拿大市场上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材料,很多东西的安全性比美国还靠谱。

9,问:我又想换牙医了,这牙医太黑了!

牙医说:我们大多数牙医都是合法行医的。这句话,您也可消极理解为"天下乌鸦一般黑"。频繁换牙医,您会损失很多宝贵的病历资料。很多病人在一个主要诊所看牙 2 0年,最终受益者是他自己,即使偶遇复杂病情,那也可以商量 refer,而一般护理则在相对固定的诊所。

当然,也不是坚决反对换牙医,遇到更顺眼的也可以换;但每次"货比三家",拿着广告挨个打电话问价格最低的,绝非上策。加拿大人应该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牙医,定期看牙;而不是痛得要死才临时抱佛脚。

10, 问:看专家还是看普通牙医?

牙医说:专家的牌照是花时间、精力、脑力取得的,他们的配置也相对高些,他们的名字都在RCDSO官网可查(有些自封的"专家"或许只是经验多或岁数大些,甚至有的是没有处方权的假牙师或洗牙师);专家可以按照ODA suggested Fee Guide 收较高费用,这也是您主动选择专家时需要考虑的,小病大治未必划得来。当然,普通牙医决定的 refer病人,对大家都安全。

最后要说的是,加拿大看牙确实有点贵,新移民和工作不稳定的人,确实难以接近较高层次的口腔护理。但是,价格太低了,是个人都能干牙医了,这服务质量就难免下滑,这也是大众不愿看到的。

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文学城)

从傅满洲到暴风赤红,从邪恶到救世界,好 莱坞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在一个世纪内经历 了显著的变迁。



早在默片时代,美国电影界就把中国人的形象搬上银幕了,较有名的影片有《残花泪》,讲述了一个名叫程环的吸食鸦片的华人爱上了白人少女露茜,露茜的父亲发现后怒不可遏,强行把女儿带回家并打得她奄奄待毙,程环赶来目睹此景开枪打死其父,最后在香消玉陨的露茜身旁自尽身亡。



受 19 世纪末以来的排华运动的影响,黄祸的 化身"傅满洲博士"开始活跃在美国影坛上。 傅满洲被塑造成尖下巴、八字胡、细长眼的 好诈邪恶的形象,总是幽闭在黑暗世界中, 精通各种酷刑和毒药,策划种种邪恶勾当。 他集当时西方人对东方华人所有最恶劣的想 象于一身。

傳满洲系列电影包括:《神秘的傳满洲博士》(1929),《傳满洲的面具》(1932), 《傳满洲之鼓》(1940)等十几部。电影的 结局往往是白人最终战胜异类,傅满洲遭到 惩罚死去,却又在下一步电影中奇迹般复活。



与傅满洲电影同期,好莱坞还有另外一个经典的华人形象,那就是神探陈查理。陈查理是檀香山警察局警长,他温和、机智,顺从于白人,除了口头禅"子曰"和浓重的口音,很少提及中国。他代表了白人心目中对华人的理想期待。



1937 年的《大地》改编自赛珍珠的同名小说,该片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影片主人公王龙是一个贫穷的中国农民,他与一个大户人家的奴仆阿兰结婚,辛勤耕作养家糊口,并经历了灾荒。辛亥革命后偶尔致富,不仅纳妾而且懒散享乐,后在阿兰的规劝下及时醒悟,休掉小妾重归土地。

影片中善良勤劳的王龙夫妇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他们真正执着于土地,视土地为生命。 影片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进行了更加 实际和更加细致的刻画,使得美国人从电影 中得到了对中国人总体形象的广泛认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此时美国影坛出现一系列反映中国抗战的电影。1944年的《龙种》同样改编自赛珍珠小说,讲述了中国一个宁静的村庄遭到入侵后的巨大变化。倔强的进步妇女小玉带领村民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58 年的《六福客栈》设定的背景是中国抗战时期,英国女传教士葛拉蒂带领其收留的百名孤儿经历爬山涉水千难万险,终于转移至后方。

本片体现了美国民众对中华儿女反侵略精神 的同情,但在片中,贫穷愚昧的中国仍需要 西方人的帮助。



异国情恋一直是好莱坞电影所热衷的主题, 这源于西方对中国的猎奇心理。在《苏丝黄 的世界》中,一个美国艺术家在香港旅行时 邂逅美丽的旗袍女子苏丝黄,两人陷入难以 自拔的热恋。

在这类影片中,娇小的中国女子往往无法抵御白人男子的骑士魅力,急切地投怀送抱。



1949 年至 1972 年中美建交前,由于中美两国的对峙和敌视,使中国人再度以敌人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大众文化。

《水深火热》(1954)描述一名共产主义者 试图在朝鲜或满洲投射原子弹嫁祸美国,一 位美籍华人从那名"赤色分子"的阶下囚那 里得知情报,舍身阻止了这一阴谋。



007 是好莱坞电影中的著名系列,1962 年发行的《不博士》单元讲述了詹姆斯·邦德只身深入中国不博士罪恶魔窟,粉碎了其在加勒比海小岛上将核弹头对准美国军事基地的阴谋。不博士是傅满洲形象在六十年代的翻版。冷战意识形态的潮涨潮落在好莱坞中国形象的工作坊里立杆见影。



1970 年代,好莱坞拍摄的中国功夫片风行一时。其中,由李小龙领衔主演的一系列功夫片反响强烈。从《精武门》、《猛龙过江》到《龙争虎斗》,李小龙塑造的功夫高手的形象深入人心。图为饰演陈真的李小龙在《精武门》中的精彩瞬间。李小龙在打破华人"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的同时,无意中也为华人树立起一种新的刻板印象:那就是中国人都能打、中国人只能打。中国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也被限制在了功夫高手之中。



后来进军好莱坞的成龙也并没有摆脱拳脚功夫大于人物性格的角色,没有太丰富的性格、没有太立体的形象,而且成龙在影片中对白人女性角色始终缺乏吸引力。《尖峰时刻》(1998)讲述的是李督察(成龙饰演)和卡特(克里斯•塔克饰演)直捣贼窟解救大使之女的故事。



进入 1980 年代以来,好莱坞塑造中国人形象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奥立佛•斯通 1985 年执导的《龙年》讲述了一个越战退役的白人警官带着惩恶扬善的姿态,试图铲除纽约唐人街黑势力的故事。

影片刻画了藏污纳垢的唐人街和邪恶凶残的 华人形象,因此遭到世界范围内华人的严重 抗议。



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1987),在讲述一名英国男孩 1941 至 1945 年间在上海的经历时,将上海消减成一个巨大无言的背景。

虽然故事完全发生在上海,却没有一个中国 人作为重要角色,中国人是以遭受伤害的群 体形象出现的,或是被表现为外国人的仆役。



1987 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尔托鲁奇的 影片《末代皇帝》在奥斯卡上夺得了九项大 奖。《末代皇帝》讲述了溥仪戏剧性的一生。

他三岁登基,直至伪满终结,始终身为傀儡。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关进抚顺监狱,度过了十多年的囹圄生涯,只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作为贝纳多•贝托鲁奇的杰作,《末代皇帝》几乎将 20 世纪中国重大的风云变幻全部摄入眼里,带着某种韶华终逝的溢彩流光,以及认为西方对中国产生正面影响的价值判断,它所涵纳的是不无西方优越感的观照姿态,以及对于中国漫长而神奇之历史的惆怅。



根据黄哲伦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蝴蝶君》,颠覆了《蝴蝶夫人》(日本女子向美国军官殉情)的东方主义叙事。片中,一位法国外交官痴迷于京剧旦角演员,但演员却是男性,最后外交官自杀身亡。借此戳穿了东西方认知模式里的"西方男性/东方女性"的西方文化霸权与殖民谎言。



李连杰在《致命摇篮》、《狼犬丹尼》、《致命罗密欧》、《宇宙追缉令》等影片中, 也同样是扮演武功高手的角色。图为《致命 摇篮》中饰演苏的李连杰。

在《木乃伊 3》中,场景从埃及转到了中国,李连杰饰演一个从传说中复活,再度被解除封印的龙帝。他召回了自己的那些已经变成兵马俑的部队,意欲再一次统治世界。功夫高手的形象转变成为好莱坞影片中的标准反派。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展,迪斯尼"公主奇缘"系列传奇也穿上中国古典文化的外衣。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被改造成为"英雄冒险"的好莱坞经典故事模式。而花木兰形象的卖点,仍然在于西方人对于东方异域文化的神秘感和猎奇感。



《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同样是好莱坞功夫电影的延伸,但或多或少融入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元素。片中阿宝的师傅,是一个深谙中国武术内涵和哲理的角色。他明白什么叫做"因材施教",也知道什么是"有教无类",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内容。

《功夫熊猫》第二部中,有着东方血统的导演詹妮弗·余把一种独属于太极的以柔克刚、以慢克强的道家哲学带入到了影片的大战高潮中。从拳脚功夫到哲学内涵,这是中国功夫和武术在好莱坞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奥运会、世博会之后,随着国内电影票房一再飙升,中国也以正面的、积极的、主力的形象一再出现在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中。《环太平洋》中,全人类最后的一道防线就被设置在了香港。中国制造的机甲暴风赤红和三胞胎操作员也成为了影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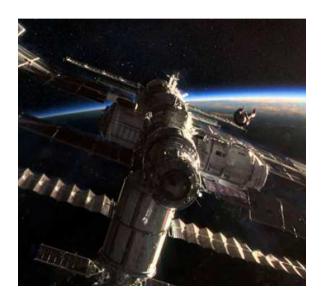
艾默里奇的灾难大片《2012》中,在中国西藏的"卓明谷"所制造的"诺亚方舟"成为了全球最后的避难所。

影片《2012》中,善良的中国母亲还拯救了 主角一家人。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扮演 着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在《钢铁侠》漫画中,最大的反派满大人原本是类似于傅满洲的中国人(右图)。

但是改编成电影《钢铁侠 3》时,考虑到影片的市场,制片方特意把满大人设计成了一个外国人(左图)。并且在中国特供版中, 王学圻和范冰冰扮演的医生和护士还用传统中医治愈了钢铁侠的宿疾。



《地心引力》中,中国的空间站"天宫一号"甚至成为了拯救桑德拉·布洛克的"伊甸园"。

试想一下,简直是永远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却 需要中国人的援助,这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 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情节。



而在神舟飞船上,桑德拉·布洛克面对纯中 文按键时的手足无措,似乎还让我们看到了 "学好中国话,走遍宇宙都不怕"的意思。

阿烂的画 (编辑整理)

阿烂是一个 90 后北漂女孩,上一份工作是殡葬工。阿烂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些落魄,没钱租房子,经朋友介绍借住在一个画室里,阿烂叫画室的主人陈老师。她之前从来没有画过画,在画室住了三个月也没有对画画产生兴趣,在第三个月一个清晨,因为早起,实在无聊,就瞎画些什么打发时间。

她开始画画之后把自己的画放到朋友圈里, 陈老师有一次把她的画转发到了他的朋友圈, 发现圈里竟然有很多人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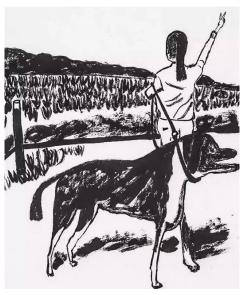
陈老师告诉阿烂,我原本以为你的画是很小众群体才会喜欢的,没想到我朋友圈里竟然有很多人喜欢你的画。陈老师找阿烂要了更多的画,加上一些阿烂的自述,放到了陈老师自己做的公众号《798 手绘网》上去,好多人开始转发。

接着各种公众号转发她的作品,诸多媒体来 采访她,然后她就红了。一家媒体在介绍她 的时候标题用的是《白天是殡葬工,晚上是 插画师》。阿烂说自己从来没有画过"插 画",这种称呼欠妥。

阿烂办画展,在门口帮人掏耳朵,看画展的 人都排着长队等她掏耳朵。









《流》9期 FLOW issue 9 Page 19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21

What Are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Sherry Wong)

Do you own shares in a privately owned corporation? If so, then you need to ensure that your investment is protected. For example, if you and one of the other come to shareholders were to disagreement, could you sell your shares? Generally, there is a prohibition on transferring shares of a privately held corporation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If the only person authorized to buy your shares is the person you are not getting along with, will you receive anything for your investment? What if you died? Would your estate be entitled to force the corporation to buy back your shares for fair market value?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concerns that can be addresse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Not only does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rganize how the corporation will be structured and operated, it also provides for a mechanism by which shareholders can sell their hares (or buy out someone else's) in the event relations break down. This is why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be negotiated early on in the relationship while everyone can agree on the terms – once a dispute or death occurs. the parties' interests will often diverge. making the negotiation of such an agreement almost impossibl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some of the more common provisions foun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provisions.

Buy-Sell Provisions

There may come a time when you wish to either sell your shares in the corporation, or perhaps purchase the shares of another shareholder. Unlike shares of a public corporation, which can usually be easily purchased and sold on a stock exchange,

the ability to buy and sell shares of a private corporation is usually much more restricted.

One type of clause which provides for a mechanism for shareholders to buy or sell shares in the case of dispute is a "shot-gun" clause. This type of clause allows one shareholder to force the other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to either buy him or her out, or sell their shares.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can be either purchasers or sellers, giving them an impetus to accept an offer that is reasonable, and giving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an impetus to make an offer which is reasonable. These types of provisions effectively create a market for shares of closely held companies, which might otherwise be difficult to sell. Some shot-gun clauses also set out the valuation for the shares (or a method of valuing the shares) in the event someone decides to exercise the clause, ensuring that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will receive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a reasonable amount for the shares. This may be helpful if one shareholder has considerably less access to financial resources than the other.

Another type of clause which is found in many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is a "right of first refusal". This gives the current shareholders the right to buy the shares of a departing shareholder before any outside party would have such right. These types of clauses provide that when a shareholder receives an offer for his or her shares which he or she intends to accept,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have the right to match that offer. If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do not match the offer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limit, then the particular shareholder complete the transaction with the third party, provided the terms are not more favorable than those presented to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If one or more of the shareholders do wish to match the offer. such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would acquire the shar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holdings. As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obtaining the same result,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can cause the corporation to

match the offer of the third party instead of the shareholders themselves. This method may be desirable in some circumstances, as the corporation would be using its funds to purchase the shares for cancellation instead of requiring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to use their personal resources. However, this method could prevent the vendor from making use of any of his or her remaining capital gains exemption (a maximum of \$750,000 in capital gains will be exempt from tax where there is a sale of shares of a qualified small business corporation)

Another clause which is often draft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right of first refusal is a "take-along" or "drag-along" clause, which provides that if the other shareholder or shareholders do not buy-out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they may be compelled to sell their shares to the third party. This helps to make the shares more attractive to outside purchasers for a fair price, but may mean that you will be forced to sell your shares if you cannot afford to buyout the departing shareholder.

Death of a Shareholder

Another instance where you may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your shares, or purchase the shares of another shareholder, is in the event of death. In most cases, the estate of a deceased shareholder usually wants to shares. and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usually want to purchase the deceased's shares rather than deal with a surviving spouse or other beneficiaries with whom they may not be familiar. Therefore,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will provide that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or the corporation itself) are obliged to purchase (or redeem) the deceased's shares from his or her estate for their fair market value, and that the deceased's estate is obliged to sell. In order to provide maximum flexibility,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s usually drafted in the form of options to purchase or options to sell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tax laws as

they exist at the time of the death of a shareholder. Often life insurance is used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shares on death, as otherwise the corporation may not have sufficient funds to buy the deceased's shares. Even if the corporation has purchased life insurance, that is sufficient to ensure that the corporation or surviving shareholders will buy out the deceased as it is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tself that provides for a buy-out mechanism; otherwise,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shareholders may keep the insurance proceeds, and refuse to buy the deceased's shares.

Please note that the tax law with regards to life insurances has changed and it will be effective in 2017. It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 types of life insurances. First, a portion of the death benefit of a life insurance will become taxable if purchased after Jan. 1, 2017. Second, the tax sheltered growth in a universal life and a whole life policy will also be affected negatively. Third,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will likely to increase premium in 2017 to cope with the change of law. However, if a policy is purchased and issued in 2016, the current law will apply based on grandfather rule.

Incapacity or Retirement of Shareholder

Where a shareholder is also an employee,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may provide for a shareholder to be bought out in the case of his or her incapacity, retirement or termination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in which a shareholder may become incapacitated. For example, a shareholder may become physically incapacitated through severe illness or accident or he or she may become financially incapacitated through insolvency or bankruptcy. In each instance, the remaining shareholders may want to be able to acquire the shares of the incapacitated, retired or terminated shareholder. Again, the value of the shares or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the

shares and the mechanism for payment should be set out in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ften disability buy-out insurance or critical illness insurance is used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shares in the event of a long-term disability of a shareholder.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definition of disability in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finition of disability in the insurance policy so that a disability which triggers a sale of assets also triggers payment of insurance proceeds in order to fund the purchase of the shares.

General Matters

Some additional clauses which are usually containe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nclude:

- A provision regarding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rporation is structured and the corporation affairs of the conducted. This may includ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number of directors. and who shall be directors), who shall be officers. and the remuneration, if any, of directors and/or officers.
- A provision respecting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corporation may obtain financing. Most shareholders prefer that the corporation obtain funds, to the extent possible,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owever, if funds are not available from that source, the shareholders may want to provide that the shareholders will required to contribute further fund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holdings. If a shareholder refuses or neglects to supply the additional funds,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provide that his or her proportionate shareholdings be diluted.
- A provision to prevent the shareholders from competing within a specified area, either directly or

- indirectly, with the corpo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they are shareholders, officers or directors, or within a specified number of years thereafter.
- A provision to prevent the shareholders from disclosing any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corporation or its business during the period they are shareholders, and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thereafter.
- A valuation clause to provide a mechanism or a formula for valuing the shares in the event of certain triggering events, such as death, disability, dispute, bankruptcy, etc. Sometimes the valuation is determined by using an arbitration clause, or the shareholders may agree annually on the valuation to be used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shares are sold in that year.

These are just some examples of common provisions normally found in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can vary widely from case to cas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se issues, it will be important for shareholders to confer with a lawyer who is experienced with these matters, and who can guide you through the myriad of decisions which will have to be made when negotiating this type of agreement.

Sherry Wong, CFP. B. Comm., M. Sc., is a consultant with Investors Group.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be informational only. It is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legal or accounting advi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financial matters or any suggestions for topics you would like to see in this column, please contact Sherry at: 403-870-1833. WeChat sherrywong99. Email sherry.wong@investorsgroup.com

《流》9 期 FLOW issue 9 Page 24

艺术极块

ART



《艾蒂兒·布洛赫-鮑爾肖像一號》(英语: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奧地利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於 1907 年完成的作品,是維也納猶太富商布洛赫-鮑爾委託古斯塔夫·克林姆為其妻艾蒂兒·布洛赫-鮑爾繪製的畫像。此畫作於 2006 年 6 月 Maria Altmann 以 1 億 3500 萬美元天價賣給羅納德·勞德,現收藏於他在紐約市的新藝廊。

连环画 丫丫挨打 2 (徐凡)



徐凡, Emily Xu, 小名丫丫, 15 岁, 加拿大卡尔加里 Tom Baines School 十一年级学生,痴迷绘画,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
2012 年 Th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NCC) 举办的全加拿大 "Raise Your Voices!" National Student Banner Contest 七名获奖者之一。2014 年画作"Calgary Tower"及配诗"Rapunzel's Tower"被选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A city map in verse and visual",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这叫"找事打"。



前面是有开场白的。还有连个开场白都没有的。



还附带心理战术。



外婆还越说越得意。



外婆说, 根据情况, 作案工具是不一样的。



犯了小错嘛,通常是用鸡毛掸子。打不痛,但是满屋子鸡毛翻飞滴,很有视觉效果。用扫帚扫地的那头打,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然后是:拖鞋。毛线针。筷子。这属于就地取材,方便快捷,威力一般。



再升一级,就得上衣架和量布的木尺了。在屁股上打出的 痕迹能留一个礼拜。



实在气急败坏了,才上重型武器:铁锅铲,扁担和皮带。 一边打舅舅,自己也心疼。



我舅舅小时候还真是遭罪啊。。。要是我就去学校投诉 家长。



外婆和我妈会心地对望。这是什么情况?!



老师知道了,可是要给家长点"赞"的。

苏青三谈(读书)



苏青(1914年-1982年),浙江宁波人,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學)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

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苏青谈男人

人人都说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只有男人在你争我夺,有了财不够,还要得势,务必使自己高高在上,扬眉吐气。其实这些争夺的动机都是为女人而起;他们也许不自觉,但是我相信那是千真万确的。晏子的车夫当初在执鞭时扬扬自得,经他老婆窥见后这么一说:"人家晏子身不满五尺而为齐国宰相,你枉自生得堂堂七尺之躯,而为之御,不怕难为情吗?"之后他便发愤努力了,终于也成为大夫,此是一例。有时候我在政府机关门口走过,瞧见站着的卫兵每遇一长官坐汽车出来时便大声喊口令敬礼,心中也着实管他们难过,虽然其中并没有我的丈夫在内。

试问普天下女子是爱坐汽车而受人敬礼的男人呢?还是爱站在门首喊口令向人家行敬礼的男人?因为没有女子不羡慕虚荣,因此男人们都虚荣起来了。

许多男人不惜放弃其自身的艺术嗜好,学门研究,运动卫生,只一味的东恳求,西拜托,早起晏眠,天天喝不愿喝的酒,说不愿说的话,夏天把白哗叽西装穿得整整齐齐的,其实里面汗背心连衬衫都湿透了……一切一切莫不是为了赚钱。但赚了钱来干什么呢?唯一光明正大的理由无非是养活家小罢了。也有些男人暗中想想觉得不值得,不服气,还是私自出外去偷乐一回吧?然而到头来也仍旧脱不了女人;跳舞要有伴;看戏,打牌,抽鸦片都得邀几个娘儿们在旁才起劲,至于嫖呀之类,那更不必说了。

脂粉,香水,高跟鞋,绫罗绸缎……一切都是因女人们的需要才制造的;世界上有无数万万的工人在为女子而日夜劳动着。这话说起来虽不免有些亵渎神圣意义,然而事实如此,却也没法掩饰。我相信世界上若没有女子,男人便无法赚钱,也无法花钱。即使赚了仍不开心,花掉又不舒服,这个世界也就不像个世界了。

男人都是爱女人的,然而不能够解释得明白,因此女人便淌眼抹泪。一般女人只知道细语温存,搂呀抱呀叫做爱,须知道男人们的事情正多着呢,做官的天天要计划着如何奉承上司,倾轧同僚,指挥下属;经商者更无时不在打算如何戴人家的帽子,杀外行困户的货价,又谁能专心一志的同女人缠绵?而且女人们又是难侍候的,像贾宝玉般整天到晚躲在大观园里,不务正业,尚且还要愁体贴不着林黛玉的心思,试问现代这般男人都是匆匆从市场或办公室回来的,在极度的疲劳与气恼之下,又怎能予太太以充分抚慰?于是他们只得先择其要者而行之,原来努力赚钱的动机也无非是为获得女人的欢心,细语温存且慢,也许在必要时反要求女人去抚慰他了。许多不解其意的女人却以为男人是为赚钱而赚钱,把爱情当作调剂品的,因此女人也不高兴一本正经地以职司安慰自居。她们也得有事业,或者索性恃此为业,只需金钱不需爱了。

事业对于女人究竟有多少价值?我总在怀疑。须知男人的爱情开始便是事业的开始,因为他相信有了事业才可以保持他对她的爱情;而爱情失败后更加要努力事业,因为他相信事业成功了就不怕没有再获得爱情的希望。而女子则不然。女子的爱情成功了就用不着事业,事业成功后更得不到爱情,则此所谓事业又有什么用呢?我也知道女子一面恋爱,一面工作原是可以的,只不过那要全世界的女人个个都如此才好,否则,照我看来,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总会较专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

其实呢,照真正恋爱的观点说来,女人又何尝不希望男人能够专心安慰自己?一个年青的女人必定是爱贾宝玉的,也许等到她懂得世故了,才改变心志宁愿嫁给甄宝玉去。女人爱贾宝玉是想得到甜蜜的爱,嫁甄宝玉只不过想做一品夫人罢了。但亚当夏娃的子孙不幸没有现成的乐园中仙果可吃,要自己流汗而生活,于是男人便选了赚钱,女人自然轮到打扮了。不过也不必自轻自贱,其目的还是一样的,互相取悦而已。

男人们的骄傲是错误的,说什么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科学家,艺术家等等都是男人而很少女人,须知道这是从古迄今的习惯标准造成,男人们原是靠此来取悦女人的。论女人的高下应当以美丑来分,岂不见一部世界史多的是艳妇美女?假如从今日起男人们都肯爱当卫兵的女子,我相信将来政府机关门口便多的是成群结队的娇声喊口令,而且举起纤纤玉手行敬礼的摩登伽女了。若是女人都不要求男人去赚钱争威风,则像贾宝玉般成天同丫环们制胭脂汁的也必定比比皆是,世界上倒可以减少些战争残杀呢。

不幸这个观念迄今不能改,于是忙煞男人们热中名利矣。我也怀疑一般男人们所谓事业的真正价值,记得有一次我的妹妹对我说,她希望嫁一个好心而富裕的丈夫,我便觉得处今之世,有好心者往往得不到钱,生活困苦得很,而赚钱的人又是靠欺诈,囤积,按括等等发财的,那里又能够希望他们忽然生出个好心来?

男人拿财势来博取女人的欢心,其实已经是很不合理的事情了,然而更有些男人因努力过度 而把脑筋弄糊涂或变得简单,误手段为目的,他为赚钱,做官就是做官,一个人只要有财有势, 管它娘儿们爱不爱我?其结果更不堪设想。因为一个人的虚荣固可以刺激自己,但性的本能亦不 可一笔抹杀,因此在少年时过份努力干别事的男人往往犯"临老人花丛"之病,出力不讨好,那 时候再明白过来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没有一个人不好色的,有的是内心苦思,有的则随意发泄。内心苦思的人看来多是规矩的,在学校里成绩好,到社会上做事稳当,许多安份守己的女子以为这便是标准丈夫了,殊不知这些人项可能犯手淫,结婚后很难得到两性的快乐。至于随便胡调的男人呢,又有花柳病传染的危险,想来都是很可怕的。也有男人能自己抑制欲望,只求精神上发泄,那是有益的,伟大的艺术可由此产生。但丁因为娶不着白屈丽斯(Beatrice),性欲抑制,才写成他的不朽的杰作《神曲》。但也有男人能够发泄得适当,常同女人接触而没有不当的行动,那是最合理想的丈夫,可惜为数不多。

男人怕太太,似乎说不出理由,也可解释为省事,但恐怕有许多还是因为性能力不足之故。 如老年人更会在女人身上花钱一样,都无非是补过之意。自己觉得惭愧,抱歉,却又说不出口, 只得处处退让,这样便变成怕老婆了。对人勉强解嘲口省事,说穿了也是很明白的。性心理可以 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假如认为下流,则其人便不足与谈了。

男人爱女人的年轻美貌,这是男人的天真直率处,也是男人在生理上易于冲动之故。性爱原由刺激而来,然而不能持久,因为两人相处得久了,兴奋便自减少。要求物质是女人无可奈何的补偿,因为她们知道男人容易变心,而且变得快,还是赶快抓住些物质,算是失望后的安慰吧。好歹我总弄到他一笔钱,这是女人被弃后的豪语,因为她还能得到相当的代价。若说:不可以算是女人在玩弄男人吗?则未免更属于阿Q式,结果只有让男人更多占些便宜。

男人因为容易冲动,所以常不能满足于固定配偶,一忽儿爱舞女,一忽儿爱女戏子,有时候也会换新鲜想转起"女事业家"的念头来。他们当初可没有恶意,只图发泄其本能欲望,有力量便兼收并蓄,而且多多益善。可惜到后来众女之间互不相容了,因此就闹出因新人而弃旧妇的惨剧来。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都市里,恐怕很少男人是真个维持一夫一妻制的。他们至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情妇,处置的办法照旧式便是纳妾,后来有一个时期忽然提倡女权了,同志爱最盛行,于是因爱女学生而闹着同小脚老婆离婚的故事便层出不穷。不料最近风气又转变过来了,男人们眼瞧着前辈离去小脚老婆名义上的婚,与女同志相爱了若干年以后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便相信结婚还是半新旧,先托人介绍见几次面,通几封信,然后迷迷糊糊地订了婚再迎娶好,真正地自由恋爱便只好非正式"同居",索性没有名份,也不算委屈情人,又不会得罪太太,倒是一举两得的。目前便多的是这类胸怀大志,又素负盛名的女人或因毕竟避不掉生理支配,或因存心利用男人的权势,都轻易做了这种没名份的情妇,自由虽是很自由,只不过更便宜了男人,他们尽可以随时不负责任。

男人是坏的,因为他们的爱情不专一,不永久,但其实这可是他们生理上本能,他们至少是真实的。他们喜欢年青美貌的女人,因为年青美貌直接能引起性的刺激,因而发生爱,那就是真实。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喜欢某男人的道德,某男人的学问,或者内心暗自估计他的地位金钱,好像性爱是可以完全让虚荣来满足,我觉得更可耻。但这大概也与生理有关;她们的冲动较缓,而且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束缚惯了,性的压抑已视作自然。我总觉得电影院里仆欧的装束,紫红衣上钉着密密排的白铜钮扣,下面白长裤外边镶着二条颜色,较黑的绅士礼服好看,但一般女人都瞧不起这个,因为那是无理由的代表着身份;最新式的男发样子梳在剃头司务头上,便一律变成无价值了。虚伪的女性呀!她们的爱在本能上也许一样是不可能永久或专一的,然而她们能够克己复礼,所以往往从一而终。她们的欲望虽是常常抑制着,然而不大生产伟大的艺术,只生产儿女,尽量在母爱上求其发展,她们的生活便完结了。

女人的虚荣逼使男人放弃其正当取悦之道,不以年青,强壮,漂亮来刺激异性,只逞凶残杀,非法敛财,希冀因此可大出风头,引起全世界女人的注意,殊不知这时他的性情,已变得贪狠暴戾,再不适宜于水样柔软,雾般飘忽的爱了。女人虽然虚荣,总也不能完全抹杀其本能的性感。她们决不能真正爱他。他在精神痛苦之余,其行为将更残酷而失却理性化,天下于是大乱了。

愿普天下女人少虚荣一些吧,也可以让男人减少些罪恶,男人就是这样一种可怜而又可恶的动物呀。

苏青谈女人

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会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没有一件桃色事件不是先由女人起意,或是由女人在临时予以承认的。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以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

女人所说的话,恐怕难以可靠,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一个女人若不知虚伪,便将为人所不齿,甚而至于无以自存了。譬如说:性欲是人人有的,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若是有一个女人敢自己承认,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

又如在装饰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扑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绷绷的紧宽带去束细腰部,外面再加上一袭美丽的,适合假装过后的胸腹部尺寸的衣服来掩饰一切,这是女人的聪明处。 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体的弱点,让两条满是牛瘟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还要坦胸。不是显得头颈太粗,便是让人家瞧见皱缩枯干的皮肤了,真是糟糕!

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譬如说:女人都欢喜坏的男人,但表面上却佯嗔他太不老实,那时候若男子着真个奉命惟谨的老实起来了,女子却又大失所望,神色马上就不愉快起来,于是男人捉摸不定她的心思,以为女人真是变幻莫测了,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愚蠢。又如以卖色情为职业的女人,都又不得不用过份的淫辞荡态去挑拨男子,男子若以为真的这类女人有绝大刺激,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说:女人要算堂子里的姑娘最规矩了,这话也有一部分理由。性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刺激过度了反而感到麻木,因此一个下流女人所企求的除钱以外其实还是精神安慰。而上流女人呢?饱暖则思,思亦不得结果,盖拉"夫"固所不能,送上门来又往往恐怕醉翁之意不在也。

这里又该说到婚姻问题了。女人与男人不同:男人是地位愈高,学问愈好,金钱愈多,则娶亲的机会也与此等成正比例;而女人却必须成反比例。因为在性的方面,男人比女人忠实,男人只爱女人的青春美貌,而与其他的一切无关。

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促的,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结果女人是吃亏了。女人只能听命于天,但天也并未完全让女人受痛苦,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予她们以孩子。她们有了孩子,爱便有了着落,即遇种种缺陷与失望,也能勇敢地生活下去。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怜的,失去孩子的女人是凄惨的,但是失去总比从来没有过的好一些,因为前者还有甜蜜的回忆与渺茫的期待。

我不懂为什么许多女子会肯因讨好男人而自服药或动手术消灭自己生育的机能,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

女子不能爱男人,因为男人很少是忠实的,她们总必会恨他们。女人的爱情太缠绵。最初的缠绵会使男子留恋,愈到后来便愈使他们感到腻烦与厌恨了。因此许多女人都歇斯底里的,终日在家里疑神疑鬼的,觉得丈夫一出门便是同别个女人去胡闹,回来得稍晚又疑心他会做下不正当的事。一方面心里恨他,一方面又放心不下他,甚而至于觉得每一个来访的女客都是引诱她男人来的,而男客则又有引诱她丈夫出去为非作歹的嫌疑。男人受不住这些麻烦与吵闹,终于不理她了,她便赶紧闹离婚,这便大概是虚荣心作祟,以为被遗弃乃可耻的事。这种歇斯底里症要等男人真的跑开了才能渐渐复原,因为女人此刻反死心塌地,横竖没有男人,便不怕别人侵夺我的,而只有我去侵占别人的了。

失恋的女人,同残废者心理一般,因缺陷而发生变态心理。瞎子拧起孩子来特别凶,即此一例。而拿破仑的好勇斗狠,也许与他的浑身生癣有关。一个痛苦着的女人更加容易嫉恨别人幸福,据一位绍兴老太太告诉我说:她的故乡有一个中年寡妇,每逢族中有男子归家对,她必涂脂抹粉,打扮得妖精似的向那家穿过穿出;到了夜里,又到人家窗外去偷听;听之不够,还要把窗纸破个小洞,以便窥视。于是在窗外站得久了,愈听愈难过,只得自回家去,穿起白衣白裙,披散头发,在房中焚香跪拜,口口声声咒骂神道太不公平,别人家女人分明轻狂,却仍让她夫妇团聚,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做过恶事的,却要鸳鸯拆开。一面诉说,一面叩头如捣蒜,直到天明,额上乌青一大块都是了。

还有一种老处女,她们的变态心理是别人都知道的,但她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不知道的原因,是她们听了别人虚伪的宣传,以为性爱是猥亵的,而自己则是纯洁非凡。殊不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天然的趋势决非人力所能挽回。据说从前有一个小和尚跟着师父下山来,见了女人就忍不住连连回头看,师父告诉他这是吃人的老虎,后来回到山上,师父又问他一路中究竟什么东西最可爱,他便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是吃人的老虎最可爱。可见得一个处女过了发育期还口口声声说抱独身主义,或者是一个妇人把养六个孩子的事实说此乃出于不得已,都是自欺欺人的天大谎话。

无理的责难佣仆,与过份的溺爱儿童,都是变态心理之一种。扭扭捏捏得出乎常情也可说属于此类。一个善于脸红的女子并不是因为正经,也许她的心里更加迫切需要,而脸上表情就不免讪讪的。同时非常明朗化的女子也并不见得因为她的脾气如同男人,也许她是有欲望的,她想缩短男女间距离,而得容易同男人接近。

女子不能向男人直接求爱,这是女子的最大吃亏处:从此女人须费更多的心计去引诱男人,这种心计若用在别的攒谋上,便可升官;用在别的盘算上,便可发财;用在别的侦探上,便可做特务工作;用在别的设计上,便可成美术专家。……可惜是这些心计都浪费了,因为聪明的男人逃避,而愚笨的男人不懂。有些聪明的女子真是聪明得令人可畏,她们知道男人多是懦怯的,下流的,没有更多欲望的,于是她们不愿多花心血去取得他们庸俗的身心,她们寂寞了。懂得寂寞的女人,便是懂得艺术;但是艺术不能填塞她们的空虚,到了后来,她们要想复原还俗也不可能。

我知道上流女人是痛苦的,因为男子只对她们尊敬,尊敬有什么用?要是卖淫而能够自由取舍对象的话,这在上流女人的心目中,也许倒认为是一种最能够胜任而且愉快的职业。

有卖淫制度存在,对于女人是一种重大的威胁。从此男人可以逃避,藐视,以及忽略女人正当的爱情,终于使女人一律贬了身价,把自己当作商品看待,虽然在交易时有明价与黑市之别。上等女人一经大户选定便如永不出笼的囤货,下等女人则一再转手,虽能各尽其功用,但总嫌被浪费得太利害,很快就破旧了。青春只是一刹那的光辉,在火焰奇丽时在受人欣赏而自己不懂得光荣快乐,转瞬间火力衰歇,女人也懂得事了,但已势不能猛燃,要想大出风头也做不成了。因此刚届中年的女人往往有一次绝艳惊人的回光返照,那是她不吝惜把三倍的生命力来换取一度光辉,之后,她便凄惨地熄灭下去了。

有人说:女人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还是怎么样?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在无可奈何时,孩子是女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安慰。

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帖费用。倘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则外婆养外孙该是更加合适的了。

苏青谈性

目下谈性之风又盛,其所根据大概是弗洛特学说,蔼理斯主张,以及古中国的许多谈性记载等。我对于此道无研究,只好以常人(常人者,所以别于专家也)的资格来说些外行话。

我以为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以研究科学的头脑来从事艺术是行不通的。据说清朝的皇帝大婚,事先必使他观察一番欢喜佛,结果是否从此精通也不可知,按诸事实总是皇帝不大爱皇后的多。这也许是皇家规定结婚的年龄太小了,男女双方,尤其是男方,对于性还没有发生兴趣,甚至根本仍旧不懂。就是民间也往往早婚,新人彼此相见几乎都有些怕,惟恐弄错了,会给对方讥笑。性的迫切要求是没有的,仿佛吃饭,不等到肚饥便进餐了,热烈当然差些,然而变态也少。旧式婚姻十九总是白头偕老的,即使是非婚姻交合,女的则也愿从一而终。死心蹋地的女人是幸福的,她们只有唯一的性经验,以为天下男人尽如此矣,倒也没有别的想头。男人可不见得如此老实,不论在古代或现今,他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概总是二色以上的居多。男人经过相当次的尝试,经验自然丰富起来了,技术也高明,反而常能使太太服帖。尝见许多正派的女人都死心蹋地为她浮荡而不忠实的丈夫效劳,初看甚奇怪,仔细一想便恍然大悟了。

然则婚姻之基础尽在此乎?也不是。听说有许多过分迷信科学的西洋人主张男女双方在婚前都须体格检查一趟,先测量男器的长度,然后再与女人的阴道深度相比较,看是否适合,这可是谨慎到再没有话说的了,然而女人经过生产后便失效,阴道必然扩大,真是无可奈何的事。凡此种种均属做人的麻烦,动物便不大讲究这套,只要到了叫春时期,雌的与雄的不问老幼悬殊,美丑各别,床第能力是否相当,总是一见倾心,而且一索而必得留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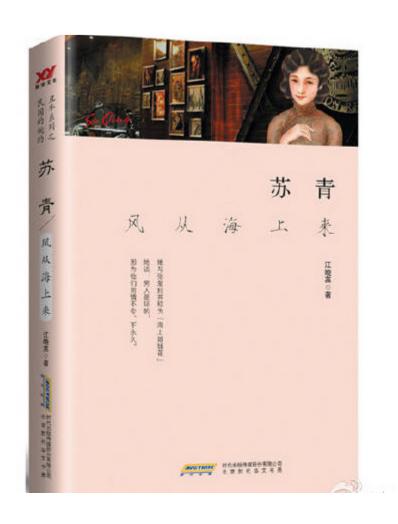
不知怎的,人类愈是文明,愈是讲究卫生,身体抵抗力也随之愈弱。性能力也大抵如此,据说野蛮的黑林人就比白种人高明得多,因此不管法律如何制裁,白种太太或小姐还是乐于给黑奴糟蹋。中国人据说也不太差,相传黄帝有御女之术,近人中也有以多蓄姬妾而能应付裕如自豪的,其实究竟如何也不得而知,因为良家妇女往往不大知道这种程度,而娼妓一流又惯会装死作活,动不动便说吃不消了,于是男人也自鸣得意,以为确实功程圆满,却不想听一听她们私底下的话来!

其实我以为只有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而且任凭有真情也得惜福,别朝朝暮暮混在一起,因为刺激过度便麻木了。有人往往觉得新婚不行而结果渐渐好了,那不是他体力或技术的进步,而是接触多了,兴奋减了,自然不容易达到疯狂的境界。许多老夫老妻都同手足之亲一般,你也不当我是女人,我也不当你是男人,大家看得顺眼,活得称心,但却没有性刺

激的。许多太太都不禁止丈夫晚上在家饮些酒,因为他在酒后才还像一些丈夫样子,其他的日子简直像父亲,儿子,或兄弟之类。

勤于生育的女人往往是少有性欲的,岂不闻寡欲多子乎?有时候女朋友在一起谈天也提到性经验之类,有许多太太告诉我说:她们是从来没有得到性的快感过,但却痛苦地养了许多孩子。但是她们想也不想再有,因为觉得那是不应该有的。交际花则是已经破了例,索性求些实际了,然而悲哀的是实际也不大容易快乐,因为对方也不怎么快乐,顶多快乐是中途,他便厌倦了,她也伤心了,草草结束。

就是为肉体的快乐着想,我也主张须看重精神恋爱。



Sherry Wong 诗专栏 不,別這樣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 , 中文名子是 王茜, 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受父親影响, 我自幼酷愛文學。

大學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發表詩 作與文章,同時也在當地的文學期刊上發表 詩作。

1988 年, 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怀 揣一个留学梦, 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 刚 来时英文水平有限, 又忙于学业工作, 无 暇写作。

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 现已陆 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 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 我們 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經 歷。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不,別這樣

不,別這樣 我們的路還很長 盡管曇花可以在一夜間開放 可田野散發着永久的芳香

我不知道什麼叫相思

我不知道什麼叫相思 我只知道夜夜我的夢中 有你的腳步停留

我不知道什麼叫相思 我只知道在我恍惚的目光裡 有你的笑影重重

我不知道什麼叫相思 我只知道在我漫長的日子裡 註滿了愛的苦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相思 我只知道我得了相思病 我的生命之泉即將干枯

鄉思

春風 輕輕地吹 好象媽媽溫暖的手 撫摸我紅扑扑的面頰 春雨 無聲地下 好象遙遠的記憶裡 爸爸扎在我小臉上 那癢酥酥的胡若

爸爸,媽媽 莫把女兒牽掛 你們的小鴿子 已經長大 為了完成你們的囑托 她戀戀不舍地 從清晨出發 傍晚 她又將扑入你們的懷抱 悄悄傾訴心裡的話

春風 輕輕地吹 送去一腔鄉思 春雨 無聲地下 在我長長的睫毛上 凝成一顆顆晶瑩的淚花

風景

一個灰朦朦的冬天 落日 那失重的心 佇立在天地之間

時間故意走得很慢

一個清冷冷的夜晚 枯葉 那不幸的小船 被風拋得很遠

玻璃窗垂下疲憊的眼瞼

我不會

我不會用冷漠的目光 和你的目光相撞

我不會讓高傲的聲音 在你的耳邊回響

我甚至不會藏起一只雞蛋 不和你分享

唉,在你面前 我只能是一個 天真,熱情 還帶點傻氣的小姑娘

他 (1)

走進教室 眼睛 先往那個角 偷偷地瞟

那麼專註 帽沿遮住眼 瞧也不瞧

設實話 這時心 難到沒有 悄悄地跳

他 (2)

咚咚咚 冬咚咚 他往樓下跑 募地 停住了 在樓梯拐角

一雙黑亮的眼睛 單住了 他羞怯的笑 霎那間 兩顆心 忘記了跳

不要

不要走那條路 它太短

不要聽那支曲 它太歡樂

不要看表 時間過得太快

不要讓我抬起頭 眼睛會出賣我

沉重的爱

讓我沉重的愛 從你的翅膀上滑落吧 那時 你會飛的 更快,更穩,更輕

寫給一位遠行的朋友

紛紛流溢着芳香 花兒嬌嫩地歌唱 一個迷人的夜 擁抱了綠和星光

我在這夜色裡徜徉 思念如晚風般愁悵 晚風可撫慰着你 -----在那遙遠的異國之鄉

踏着記憶的足跡 我回到過去的時光 那小屋,老樹 那冬天的爐火,夏天的風 還有田野上金色的陽光 你的歌,我的笑 我的天真,你的憂傷 還有我們的悄悄話 我們的憧憬,我們的希望 我們相依相伴 我們手足情長 可你卻突然離去 那樣匆忙,那樣匆忙 我竟來不及為你祝酒 也未曾送一束馥郁的丁香 我真傻啊 並未感到別離的痛苦 只當你作一次愉快的遠航 哎,時間積累着離愁別緒 遼闊的太平洋豎起威嚴的高牆 如今你在陌生的彼岸 如今你在遙遠的他鄉 如今你在遙遠的他鄉 你可聽到我呼喚的低語

和着樹葉沙沙作響 你可看到故鄉的原野 同我一起將手臂高揚

如果你也相思 如果你也熱望 請在今夜我的夢中 重返故鄉 重返故鄉 長春藤己將夜的琴弦撥響 薔薇花也爬上高高的冬青樹向遠方張望 回來吧,回來吧 親愛的朋友 在這美的世界裡 該有你腳步輕盈 在這花園深處 該有你笑影彷徨 回來吧,回來吧 親愛的朋友 讓我們緊緊擁抱 讓我們長久凝望 讓我們一起漫游 在這幽靜的晚上 在這幽靜的晚上

> 紛紛流溢着芳香 花兒嬌嫩地歌唱 一個含淚的夜 熱吻了綠和星光.....



影评 Wall E 瓦力的故事(桂琼)



Wall E 英文 Waste Allocation Load Lifter Earth class,即是地球垃圾清理机器人。《瓦力》,又翻作《机器人总动员》,国内翻译动画片几乎都和这个总动员过不去,先《海底总动员》,再《超人总动员》,这又来个《机器人总动员》。

真是很温馨很出色的一部电影,近几年来看 过最出色的电影之一,未来无疑一定是好莱 坞经典之一。一部动画片,给孩子和孩子的家长们看的电影,不说教,不讲道,甚至没有什么对话,因为瓦力是一个垃圾收集者,不需要交流的功能。它非常单纯地日复一日地收集垃圾,压成方形,然后一个一个排列起来直到建起一个巨型的高楼大厦。在地球人离开后的七百年里,它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它的指令。

地球已经没有居住者了,被垃圾覆盖的大地 上,还能看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和曾经的繁 荣,和巨幅 BNL 广告。Buy N' Larger 很像沃 尔玛的单一但是超级巨大涵盖一切的公司。 繁荣到哪儿去了,瓦力不去关心,它没有任 何思维能力。也许有一些, 因为它每天出门 时,背上一个小型的保温盒,任何它看到奇 特的玩具,就用盒子装回家,放在它一层一 层一层的架子上。它的架子上有各种垃圾和 各种抛弃了的玩具和用具,圣诞灯串,打鸡 蛋的电爪子,塑料叉子和勺子,和带叉子的 勺子,无法归类,放在两者之间;一个漂亮 的盒子, 扔掉里面的钻石, 把盒子收起来; 一个钥匙,按一按, 远处一声汽车回响; 一 个灭火器,一捏把自己向后冲去;一只小蟑 螂,跟着到处跑;一个冰箱里,有一棵绿色 植物......其他的,全部放进小处理器,压成四 方型,一个又一个地堆起来,直到成为一座 垃圾高楼。

瓦力已经建了很多这种高楼了。当初没有设定到什么地步可以停止,反正垃圾还没有清完, 那它就兢兢业业地从早到晚,收集垃圾,建垃圾城市垃圾高楼大厦,照太阳给自己充电,晚上把脚上的链子脱下挂好,看看电视上的录像里的人们载歌载舞,手拉手地唱歌跳舞。对了,瓦力很向往拉手,它看着自己的双手,夹在一起,能不能拉到别的手呢?瓦力低头,关灯,休息,明天又是一天。

这一天有一点不同,天外来了一个庞然大物,离开时留下了一个白色的新型机器人。流线型造型,会悬浮飞行,举臂就能发射毁灭性的武器,有发音语言功能,总之,它是瓦力见过最美丽的一切。瓦力开始跟踪它,慢慢两人(两机器人)开始成为朋友,瓦力就带着新朋友伊娃回到它的家,一个装满了收集的小玩具的大卡车里,一样一样向伊娃显摆它心爱的玩具。直到显摆到那棵小植物,伊娃登时变成植物机器人,不再和瓦力玩了。从此,瓦力陪着伊娃,给它身上挂满圣诞灯,陪着划船,看日落,打伞为它遮雨……很温馨的一段时光,等到庞然大物回来收走伊娃时,瓦力只能奋身追上宇宙飞船,开始星际旅行。

地球的外圈已是一圈太空垃圾,经过月亮时可以看到被废弃的月球购物中心和 BNL 的大旗。宇宙星空还是那么美,一伸手可以接到星尘飘动,瓦力隔着玻璃指着这美景给伊娃看,直到到达旅行的终点 Axiom。

Axiom 是一条星际太空船。在这里,我们要见到我们的未来。

未来是什么?看过很多人以文艺作品表达出来的不同的未来感想,科幻的现实的科学的和离奇的想象也都见过不少,我们做作文时都写有过未来幻想,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未来。

好莱坞很喜欢未来,既然没有见过,那么海阔天空任我行。但是大多数都和外星人或机器人相关,或者与外星人以及机器人都相关。《星际旅行》(Star Trek),《异型》(外星人 Alien),《第三类接触》(Encounter of Third Kind),《E.T》,《A.I.》,《世界之战》(War on World),《非主流报告》(Minority Report)和我们比较熟悉的《终结者》(Terminator)和《黑客帝国》(Matrix),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灾难片更多,我是扳着手指也数不过来了。

很多的电影多少和人类最关心的事有关联: 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灾难片顾名思义,人类的未来都是灾难,灾难如何到来和人类如何解救自己是从头到尾的主题。这类作品中, 我没有看到过太多好的立意和出色的影片。 而以未来为主题的电影就是从高到低,什么水准的都有了。

很多年前在大学看过《未来世界》,彼德·方达和尤尔·伯连纳主演的老电影。这部电影在好莱坞的排行榜上不算数,但是让我非常震撼,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演示过这样活色生香的惊恐世界,一个机器人可以和真人一模一样!

这部电影让我对好莱坞和它的创作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不无惊叹好莱坞真是敢想啊!在这之前,我看过叶永烈的科幻作品,儿童书籍,中间差别真的很大。真正看多了未来电影之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这部电影其实也很平常,知道好莱坞常常会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品,看去似乎可行和不可行之间,在未来和现实中间游移,编出出色的电影。但是,有好的立意,有时也拍不出出色的电影。

与机器人相关的作品非常多。机器人的规则 在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中,被订立 了三原则: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袖手旁观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法则,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 命令;第三法则,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 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如果遵从这个机器人定理,很多电影的立意 就站不住脚,以《终结者》为最,因为电影 的基础是机器人压制人类,而人类反抗之。 机器人和人类双方都派遣使者时光逆行(时 空穿越是另一个流行题材)来消灭和保护未 来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因而引起现代的未来 战争。《黑客帝国》勉强过关,因为里面的 控制者或是人类或是外星人或是电脑病毒。 但是,上面的故事很多都是一个阴森黑暗的 未来,人类自相毁灭,或与外星人争夺生存 的空间和能源。

相信我们都曾仰望天空,想象天空之外是怎样一个世界。我们存在于这一时空,是否会有另一时空的镜像?生命结束之后,会不会有灵魂?灵魂和躯体又是如何跨越星空的距离,去寻找我们的目的地(destine)?人生,在这一刻会有许多飘忽和灵动,会看轻周围一切不重要的东西,追求灵魂深处无法用物质定义的意境。想想我们的存在相对于这一宇宙的渺小,在这一时间的生存相对历史长河的短暂,又有什么困扰艰难是不能过去的呢?又有什么物质的缺乏是不能被忽视的呢?

我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着经济危机,面对着全球转暖,面对着普通平凡的工作和普通平凡的人生,我希望看到的和衷心热爱的还是和我一样乐观向上的思想,和让我看了感到人生积极意义的作品。

我在很多方面对《瓦力》满意。

它让我的孩子们看了目眩,看到了一个可爱的真挚地热爱生命、热爱朋友的小生命。对,瓦力有生命,有着不可磨折的向上的乐观和真诚。它让大人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会心地看着一个小机器人收拾着我们天天毫不犹豫扫地出门的垃圾,为它的平淡感动,为它的执着而动心,为故事的发展而全身心地关注。

人类有很多问题,跪下向上帝祈祷,或期望 救世主的救赎来解决,似乎非常不现实,真 正要靠的,只能是自我的救赎。我们能造出 瓦力这样出色的机器人,我们就应该对未来 有信心,我们能七百年后在星空旅行,我们 就应该可以回到地球,建立一个绿色的充满 了阳光和孩子和希望的将来。

也许你会和我一样,在电影里看到一个未来和未来的希望,在电视机前,和家人孩子一起度过两个小时温馨的时光。如果看完电影,还意犹未尽,可以看电影之后的短片,Burn-E版本。这一段精炼紧凑的小故事,看了,会很开心地和孩子们一起笑,为这个小机器人的重复工作的烦恼而开心。它的故事是对应故事里的情节变化的空白填补,让人会心地满意这个故事的完满,和这个世界存在的可能的正常运转。



随笔三篇 别叫我愤青(范傥)



范傥,原中国地质大学教师,现居 加拿大卡尔加里,为自由撰稿人及 画室培训教师。

别叫我愤青

别叫我愤青,叫我右派多好!老有人给我贴"愤青"的标签,不知道是想赞我还是骂我。我很不喜欢这个标签。本来我就不喜欢贴标签这种行为,实在要贴的话,我觉得还是叫我"右派"比较靠谱。



首先是"愤青"这个称谓不知道究竟所指何物。古今中外看下来,爱国诗人屈原,军事奇才拿破仑是愤青;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本拉登早年也是广义上的愤青。一方面,那些大声疾呼开放、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基本民权如结社自由、舆论自由的人被叫做愤青(这种愤青跟我还有点相似之处)。另一端,那些在网上叫嚣,咱们的导弹这么先进,航母如此伟岸,赶紧打到日本去,快快武力收复台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被叫做愤青(这种粪法,完全跟我南辕北辙呀!)。

而我之所以愿意被归于"右派",一来是, 温和右翼知识分子的主张: 强调自由市场、 私有化、个人自由、支持福利制度、强调公 民社会、反对暴力革命,这些都和我观点不 谋而合。另一方面是,"右派"这个本来的 中性词,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褒义词。下 面这段话是百度百科上面的原文: "右派分 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右派分子" 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 的知识分子,已被世人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 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回 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更是层出 不穷, 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 许多"右派分 子"用自己正直的社会良心、高尚的知识分 子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因此为之付 出的蒙冤受屈多年的惨痛人生代价换来了名 留青史的不朽。

所以,你要是叫我"愤青",我是万万不愿意的,那只会引发我的归属认同紊乱综合症。可是,你要是叫我"右派",哈哈,你一定是在夸我,我就偷着乐去了。

不过,说出来可能大家会不相信: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崇尚中庸之道的人。不过我说的中庸之道,不是那种要把大家都拉到同一个轨

道上面的,仅发一个声音的中庸之道,那种中庸之道很靠不住、很危险,最终严重偏离了轨道都很难意识到。我崇尚的中庸之道是靠大家发出上、下、左、中、右等各种不同声音,你拉住我的胳膊,我拽住你的大腿,从而在制衡中达到中庸效果的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以我看来,比较靠得住,也比较长久。

所以,虽然并不讨好,但我宁愿做那个中庸 之道中的右派。

上帝是哪国人?

上帝是哪国人? 这是个问题!

韩国人肯定会说上帝是韩国的,这个不解释, 反正啥他们都说成是韩国滴。至于别人信不 信就另说了。



可是据可靠消息,上帝应该是中国人。圣经上说了:上帝创造了万物。而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发现啥东西都"Made in China"。所以,上帝一定是中国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着呢。大家还是别去烦他。

但美国人总觉得上帝是应该美国的。袁腾飞 老师也教导我们:上帝要不是美国人,就一 定有美国血统。给美国这么好的地方,东西 两大洋,南北无强敌,国土到处可耕。它的 经济发展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十分出色:北部 工商业,中部产粮,南部种植园。经济世界 第一的地位有 **120** 年。上帝要不是美国人, 怎么会这么偏袒他们?



可是美国人不知道,上帝早就悄悄移民加拿大啦!在加拿大有这么个故事:一个美国记者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教堂里,看到墙上一部金色的电话,下面的标牌上写着,"每次通话 1 万元"。他问教堂里的神职人员,为什么这么贵。回答是,这个电话可以接通上帝!他又访问了许多国家,在许多教堂里都看到类似的电话和"1 万元"的价格。回国之前,他来到了加拿大,惊奇的看到教堂里类似的电话通话的价格竟是"25 分"。他和神父讲了他在世界各地的经历,问神父为什么加拿大的这个电话如此便宜?神父微笑着说,"孩子,在加拿大给上帝打电话是本地电话(local call)"!你看,上帝原来是加拿大人。

可你要这么说,巴以那边肯定不干了。耶稣可是耶路撒冷的。父亲是哪国人,儿子就是哪国人。按这个逻辑推,上帝也一定是巴以那嘎达的。在那提起这事得特别小心。不然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俩愤怒青年一定跟你急。一个能拿石头砸死你,一个能用导弹射死你。

反正吧,上帝到底是哪国人?这还真是个问题!

这一刻

这一刻, 在网上看到两个提醒。

一是:对新疆及内地的朋友善意提示,如果你身后有人高喊"安拉一噢霍克巴…!"类似声音时,请迅速避开,以最快速度离开和躲避,很可能就是对你致命一击,或者紧接着就是自爆,此话除了在清真寺里祷告,在公共场所绝对是暴力恐怖分子袭击时必喊的,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二是:这个是疆独标志,对着有这个标志服饰的人,要小心。

其实, 在转这两条信息的时候, 心里很矛盾。

仔细想了这次昆明事件后,我有一个感受,或者叫结论:对这样类似的问题,藏独,疆独,巴以冲突,911 事件等等,人类文明智慧发展到今天,还是没能很好解决这些复杂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存在了这么久之后,作为有限智慧人类的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可以肯定的重要观念。比如说:针对平民的无差异杀戮是可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组织往往是走向极端和危险的;某民族≠恐怖分子,某宗教≠恐怖分子。



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复杂,看到了其带来的残暴和血腥的一面,但是,也看到了 911 之后,有很多基督教徒站出来保护伊斯兰教徒不受到歧视和误解;看到了关塔那摩事件的揭露和反思更多是来自美军自己的这一面。在这次昆明事件后,固然有很多义愤填膺抵制疆独甚至民族歧视的声音,但是,中国民众在网上也有大量的声音提醒我们,不要把暴力分子和某个民族,某个宗教等同。后者,让我们心存对人类社会前途和希望的信心。

所以,我想,对这种无差异杀戮的极端行为,一定要表明我绝对不赞同的态度。而同时,我也清楚知道,把民族、宗教与恐怖分子等同是不智的,甚至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而对于我的家人、朋友也好,陌生人也罢,此生都只有一次,保护好自己,珍重!

印第安系列 约瑟夫的悲哀(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被 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 国家图书馆收藏。



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07 年英国人建立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到 1775 年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国家、美国即将诞生,将近三个世纪过去。三百年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瑞典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印第安人土地上相继建设自己的新家园。这些侵入者为了更大的利益、美好的生活、灿烂的梦想和辉煌的明天,一代又一代顽强地开拓。

印第安人,北美大陆的真正主人,面对日 益减少的土地,为了生存,为了朦胧的希望, 依旧彷徨地挣扎。

几番血雨腥风、争夺撕杀,多少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最后,该离开的白人返回欧洲,不该离开的白人野心勃勃地要在北美这片土地上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即将失去北美的英国人和将要变成美国人的英国人,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想到印第安人。他们最后一次需要印第安人的帮助。

早在 1764 年,英国政府就正式组建印第安人事务管理部作为政府的一个常设机构。 1776 年 7 月,在"全世界都听见了"的列克星敦枪声之后仅三个月,已经公开向母国叫板的准美国人匆忙组建自己的印第安人事务管理部。这些开始反叛的准美国人目标很清楚,他们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印第安人与英国政府结成同盟。

这时候,莫霍克(MOHAWK)族大酋长 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 从英国返 回今天的纽约州。约瑟夫生于 1742 年,是英 国人威廉姆•约翰逊(WILLIAM JOHNSON) 男爵的朋友,约瑟夫的妹妹嫁与威廉姆男爵为 妻。和约瑟夫一起返回的还有上校盖•约翰逊 (GUY JOHNSON),他是英国政府印第安人 事务管理部派驻北美最高执行长官。 当约瑟夫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时,就已 经开始替英国人跟法国人作战。威廉姆看出这 个孩子的潜质,把他送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学 习,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约瑟夫精通英语和 三种印第安人语言,他目前另一个公开身份是 约翰逊的助手兼翻译。



威廉姆•约翰逊(WILLIAM JOHNSON)

大酋长约瑟夫当时算是一个名人,受过英 王乔治的接见和嘉奖,与众多英国上层人物往 来,英国人甚至许诺他将成为伊若阔伊斯 (IROQUOIS)联盟盟主。纽约州立图书馆藏 有他的画像,硕头粗脖,浓眉大眼,宽鼻阔嘴, 大耳下垂,威严中透出凶猛,质朴中含着智慧。

约瑟夫酋长返回北美,正赶上华盛顿将军(他已经从 1752 年英法战争中英国人的少校晋升为独立战争中准美国人的将军)率军围攻纽约城。约瑟夫立刻组织军队前去解围,与华盛顿面对面干了一仗,然后冲破敌人包围圈,去游说伊若阔伊斯联盟各个印第安部落跟他一起效忠英国政府。

一年后,伊若阔伊斯联盟分成两派,一派 跟随约瑟夫忠于英国,另一派想跟随造反的英 国人试试新的运气。有意思的是,当约瑟夫游 说一派时,基督教长老会一个牧师正在游说另一派,而这个牧师和约瑟夫当年是同窗同学,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些虔诚的教徒们,除了选定天上的主,也需要选择人世间的主。上帝负责让他们死后进天堂,可活着的时候得靠人间的主人多多关照.这不矛盾。

伊若阔伊斯联盟形成于 1535 年,部落间 互相已有两百多年友谊沉淀。他们均生活在长 条型房子中,每个民族名字的含义都和这种房 子有关,莫霍克(MOHAWK)意思是把守东 门的人,塞尼卡(SENECA)是把守西门的人, 欧诺恩达嘎(ONONDAGA)是守住堂火和家 中财宝的人,所以每次联盟会议都在欧诺恩达 嘎部落举行。塔斯卡诺那(TUSCARORA)人 加入最晚。如前章所述,1722 年,他们将被英 国人种族灭绝时投奔伊若阔伊斯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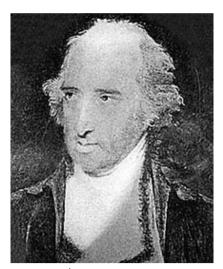
然而,这渊源流长、血浓于水的古老联盟,被美国独立革命战争粉碎。昔日兄弟,翻脸成仇,刀锋相对,血溅沙场。正所谓,"亲者痛,仇者快。"

联盟破裂,第一场大战一个月后爆发。九百名英国士兵和忠于英国政府的八百名伊若阔伊斯武士,与反叛者准美国人及其印第安同盟在莫哈克河边列开阵势,捉对撕杀。几天安武大胜负未分,双方均损失惨重,尤以印第一次次了仇恨。战事后,现了仇恨。战事不是,少敌,伊若阔伊斯部落之间建帝人,少敌人直接参与,伊若阔伊斯部落之间之中,少数是人的追随者们交强人致敌,也是不会,他多莫霍克人被杀或逃到加拿大躲避,约瑟夫的妹妹在一次被攻击中差点儿丧生。

1778 年春夏,约瑟夫配合英国政府军队 对反叛者进行清剿。他看到大量无辜白人居民 和印第安人卷入战乱,流离失所,死于非命, 内心受到震动,下令武士不可以再袭击敌方手 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除非他们持有武器进行抵 抗。

一次战斗中,约七百名英国士兵和印第安 人武士联合攻击敌方一个城堡,久克不下,伤 亡惨重,杀红眼的士兵开始屠杀定居在城堡附 近的白人居民泄愤。约瑟夫闻讯赶去,救下几 个白人孩子,但仍有三十二个白人居民被杀。

敏锐的华盛顿将军很快看出约瑟夫率领的 印第安武士战斗力极强,他开始感到忧虑,下 令调集重兵首先消灭约瑟夫的有生力量。1779 年 8 月 29 日,一支大约四千人反叛者的队伍 与约瑟夫率领的六百武士相遇,一场激战后, 约瑟夫的队伍被打散。这支人数众多的准美国 人队伍一路呼啸追杀,沿路约有四十个印第安 人村庄被夷为平地,到处是尸体和燃烧的房屋, 到处是毁坏的庄稼、果园和无助的老人、哭叫 的孩子、哀伤的女人。



亨利•汉密尔顿(HENRY HAMILTON)

战争进行到最后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没有人性。 亨利 • 汉密尔顿(HENRY HAMILTON),大英帝国派驻加拿大地区总督,他的名字如雷贯耳,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外

号,"头皮收购者"。他公开鼓励士兵以及印第安联盟武士,割下反叛者的头皮,用头皮到他这儿领取赏金。

纵观人类历史,"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真实 距离到底有多远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野蛮 人"干过的野蛮事,"文明人"似乎都干过。但"文 明人"干下的鸡鸣狗盗之事,却是"野蛮人"不屑 一顾的。

1782 年 , 叛 军 威 廉 姆 • 克 若 福 特 (WILLIAM CRAWFORD)少校,华盛顿将军 私交很深的一个朋友,他的驻地经常受到附近 印第安人袭击,一天夜里,少校率领一支三百 多人的队伍,突袭一个印第安人村庄。



威廉姆•克若福特(WILLIAM CRAWFORD)

威廉姆少校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被 俘的印第安人,他克制心中的愤怒和厌恶情绪, 温和地请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站出来。然后, 他平静地指着剩下的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对士兵 说:"可以开枪了。"那人群里有很多老人、妇 女和儿童。

几个月后,前来寻仇的印第安人击溃少校 威廉姆的队伍,将他活捉。怒火中烧的印第安 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把威廉姆少校弄死,他的 肚子里被灌满铅水以加重身体重量,印第安人 认为这个恶魔因此将坠入地狱。华盛顿将军后来打跑这些印第安人,夺回尸体,请军中最好的神甫替威廉姆祷告。威廉姆少校究竟因为满肚子的铅水而跌进地狱,还是因为最好神甫的祷告而升入天堂,只能上帝仲裁,反正人把他们能干的和该干的都干了。

提到美国国父华盛顿将军,这里有一个关于他在独立战争中如何侮辱昔日同胞的故事。 约克城的英军被重重包围后乞求投降,华盛顿说,想要投降,当然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 这些想活命的英国人,放下武器,在城里列队 游行,我们的士兵荷枪实弹,站在街道两旁观 看并接受这些乞降者们的欢呼和致敬。



美国国父华盛顿

南北战争时的总统亚拉伯罕•林肯,北方军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和巨大牺牲打败蓄奴制的南方军后,北方激进派怒不可遏,强烈要求严惩南方人。林肯说,他们已经放下武装,让他们去吧。我们痛,他们也很痛。

同样是总统,人格和心胸差别颇大。

1783 年,像二十年前英法战争结束那样, 又一个《巴黎和平条约》签定,美国独立战争 结束。上个《巴黎和平条约》,法国佬滚蛋; 这个《巴黎和平条约》,英国佬滚蛋。最终在 印第安人土地上留下的是美国人。美利坚合众 国诞生,一个崭新而自信的民族和一个未来的 世界霸主诞生。

至于印第安人,这里摘录一位美国学者的评论。"英美《巴黎和平条约》中没有关于印第安人的条款,显然双方都不小心忽视了这些印第安人在北美曾经的过去和将要面对的未来。当然,这么说也许对英国人不公平,英国人在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给了约瑟夫酋长大片土地,希望他能联合其它印第安人继续牵制美国人。

至于留下的印第安人,他们得学会保护自己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绝大多数白人视印第安人为敌人,包括那些帮他们打跑英国人的印第安人。美国人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也没有兴趣分清楚。所以,印第安人不要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她的缔造者们在这百废 待兴之际,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民主、 公正、自由还有司法等等,这些显然要比土著 人重要得多。

有一个问题想想很有趣,假设当初整个北美印第安人团结一致,帮助美国人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代价赶走英国人,那么他们今天的处境是否要好些呢?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很抱歉这个答案。

白人的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伤亡惨重, 家园尽毁,土地丧失,一个北美洲最古老最忠 诚的联盟遭到破坏。然而最后的结果是,这些 印第安人睁开眼睛,发现他们四周,现在全是 充满敌意的白人。"

Novel Series Horse 06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son, and dog Ace.



Prologue

Mah is my friend. In Chinese, his family name Mah means a horse.

He was an engineer, but he lost his job. He had a girlfriend he loved very much, and he lost her. He even lost his freedom. I believe Mah is an untamed wild horse that comes from Mother Nature. Mah might lose everything in his life but his spirit is something that can never be taken from him.

I am writing this book for him.

Chapter 7

I bought a lean sheep from a village nearby the camp and dragged it to Mah's trailer.

"Hey! Mah, today is your birthday. Let's go to the mountains. I will host a big BBQ birthday party for you. I also have very good booze with me," I said, in excitement.

"Dude, how do you know my birthday?" he asked. He seemed to be moved by my enthusiasm.

"If you wanna know - you will know; if you don't wanna know, of course you don't know," I said, making a face at him.

Mah smiled.

While we were climbing the mountain, I said, "Mah, since today is your birthday,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I will chop the firewood. I will make the fire. I will kill the sheep, and I will grill the lamb.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eat and drink."

Mah nodded. He looked very happy.

However, everything changed when I was approaching the sheep with a knife in my hand. The sheep stared at me, shivering. His eyes were so big and bright they seemed

to be full of tears. Suddenly, I felt such pity for it, but as a man, you can't take back your words. I clenched my teeth, closed my eyes, and stabbed the knife into the sheep's body. It let out a bloody scream and jumped up. I dropped to the ground, became nauseous and vomited. I threw the knife away.

"Fuck I can't do it!" I said.

Mah glanced over at me. He picked up the knife, approached the sheep, grabbed its horn, and wrestled the sheep to the ground. He stepped firmly on the sheep's neck, cut the artery, and bled it. The sheep died quickly.

What a bloody killer! I instantly wondered if he would kill a human like this.

I stood up and helped him hang the sheep in a tree, skin it and clean the carcass. We grilled the entire sheep on the fire. The odour of the toasted lamb spread in the air. We ate, drank, talked, sang, jumped, laughed, and pushed each other. Both of us got very drunk.

"Mah," I said, "Just now, the way you killed the sheep looked very professional. Have you done this before? Did the people in your village ask you to kill their pigs, sheep, cows, chickens, or ducks – that they wanted slaughtered?"

"No! My village was too poor. We didn't have any animals we could slaughter to eat.

We didn't even have enough food to eat for ourselves. However, I have killed a dog. He was a big, strong dog," Mah said.

"Really? Tell me! How and why did you kill the dog? I always love your stories, you know," I swallowed a big drink and waited eagerly.

Mah had been many places while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m. He had done all kinds of things for food during that time, begging, stealing, and even searching garbage bins.

One day, he came to a small town with an abattoir. There was a big sewage pool in the abattoir for temporarily keeping all the waste from butchering poultry and livestock. It was full of skin, internal organs, bones, everything. The pool was cleaned and evacuated once every two weeks. This day was a big day for all the poor people around the area. Beggars called it Day of Breaking the Fast. On the morning of the day, hundreds of men and women, adults and children, gathered in the draining ditch. When the gates were opened and the water flew down like a storm, people got excited. They stood in the torrent, bent down, and randomly trawled for anything valuable. Those with good luck found internal organs, and if they were really lucky, caught a chunk of meat!

Mah's luck was about to change. He touched a soft chunk in the dirty water. After lifting it out, he couldn't believe his eyes. It was a baby pig! It had not been completely developed into a fetus yet, but it was meat!

Just before Mah jumped and cheered, a big, yellow dog beside him suddenly jumped up and knocked him down. The dog was trying to rob Mah. Sitting in the water, Mah desperately tried to hold onto the baby pig's head, but the dog held on tightly to the pig from the other side. They were staring at each other, and neither of them gave up. They were at a standstill. Mah noticed that the dog only had three legs.

Mah finally got upset after a while. He grabbed a stone from the water, and raised it high. Just at the moment Mah was going to smash the dog in the head, he saw tears in his eyes. Mah suddenly felt mercy towards the dog.

"I'm hungry; he is, too," Mah said to himself. His concentration was brok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he dog pulled backward fiercely and robbed the baby pig from Mah and ran away quickly despite being crippled. After a little while, Mah came out of his trance. He was so mad; he cursed and ran after him.

Following the dog, Mah came to a slum. There was sewage everywhere. The dog ran into a she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Mah followed him.

In the dark, an old man without two legs, was sitting on the middle of a mat on the ground. The dog dropped the baby pig in front of the old man. When Mah came in, the dog immediately turned around, curled his lips back and growled. He was poised to attack.

The old man was smiling at the dog. "You! Sit down! I guess you robbed this meat, didn't you? "he asked.

The dog obediently lay down on the ground, still staring at Mah alertly.

"This baby pig is mine. Give it back to me!" Mah said.

"Nonsense!" the old man peered at the meat, still smiling. "It is in my house now. Why do you say it is yours?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boy.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take this meat away from me. The dog will tear you into pieces as long as I ask him to do so. Even if you could rob the meat from me, I want to know who has the heart to take food from an old man without legs, and a poor dog with only three legs?"

"Bullshit!" Mah shouted. "This meat is mine! I want it back, now!"

The old man looked up and down at Mah's strong body for a while, and then said, "Okay, I have a solution. If you don't insist that the meat is yours, I won't say the meat is mine. Let's share it. I have some rice, a stove, a pot, and salt. We cook the meat and eat it together. Is this fair?"

"Well. Alright." Mah said after he thought about it.

Before long, the baby pig was cooked and the rice was steamed. There was a wonderful odour that spread through the shed. Mah and the old man wolfed down the meal. This was the best food Mah had ever eaten since he was born.

The dog was sitting beside them quietly, mouth drooling and eyes begging. "Please! Please pass me a little, just a little!"

Mah felt mercy again towards the dog. He handed some meat to him. The old man stopped Mah.

"The food is too good for him. He is just an animal," he said.

"I am sorry!" Mah nodded at the dog.

After swallowing the last spoon of meat soup, Mah was as full as a pig. He became drowsy. He lay down on the mat and fell asleep quickly.

The old man looked down at Mah steadily, smiling. "Now you are mine like

the dog. My little boy!" he said to himself, softly.

Mah started to beg in the street with the old man after he woke up. The old man was a very smart beggar. By staying with him, Mah would not starve anymore. Food was everything to Mah. He was glad to find a good partner.

The old man had a small cart. When he went begging, he would climb on the cart and let the dog pull him with a rope tied around his neck. He used two sticks like paddles to help the dog. This was tough for both of them. Now, Mah, instead of the dog, pushed or pulled the old man on the cart when he went out begging.

Gradually, Mah realized the old man's secret. The trick was his dog.

The most common way for a beggar to get sympathy was to tell people how miserable his or her life was, and then plead for mercy. The old man didn't do it this way. Actually, he said nothing. He just sat on the bustling street, and held his dog with his arms. An old man and his dog, in total, they should have six legs between them, but they only had three! This was a miserable picture in itself. There was no need to say anything. People gave the old man all of the change in their pockets, without his pleading.

However, this was not his only trick. When people put some food in front of the old man, the dog jumped out of the old man's arms, and fetched the food for him without even as much as a bite.

"My boy, this is yours, you can eat it," the old man would say. The dog watched the old man without moving. The old man sighed deeply, patting the dog's head.

"I know you want me to eat first. I am old and I cannot eat them all. Go ahead and eat it, so you have the energy to pull me back home."

The dog carefully watched the old man's hands then started to eat like crazy. Obviously, the dog was in a very hungry state.

The people who watched the shows were deeply moved by the dog. They would generously dump all of their change into the dish on the ground.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 dog's performance touched Mah, too. He believed this was a good dog. When Mah and the old man had dinner together, Mah tried to feed the dog again. The old man always reprimanded him.

"No! Don't do it. An animal is an animal. He can make it by himself," the old man said.

Mah then changed his strategy. He fed the dog secretly. Every time Mah gave him food, the dog ate it immediately without showing any appreciation, and left Mah quickly after eating. Mah was trying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dog without success.

Mah could feel the great hatred from the dog through his eyes, especially when the dog saw Mah and the old man staying together.

Mah was confused as to why the dog ate the food he gave him like crazy, but wouldn't eat a crumb in front of people while begging. By accident, Mah discovered why.

One day, Mah was repairing the old man's cart outside. He heard the dog cry horribly, over and over. Mah was given strict orders not to watch, but he couldn't stand it. He snuck to the back of the shed, and peered through the gap in the wall.

The dog was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old man. There was a dish with dough head on it. The dog stared at the dough head and the old man - his eyes bounced back and forth as he was drooling.

"My boy, this is yours, you can eat it," the old man said. The dog dropped his head and ate the dough head. The old man immediately pricked the dog with a needle. The dog jumped up and let out a horrible cry.

"Get back! Sit down!" the old man shouted. The dog sat back, shivering.

"I know you want me to eat first. I am old and I cannot eat all of this. Go ahead and eat it, so you have the energy to pull me back home," the old man said, patting the dog's head.

The dog looked at the old man's hands, and there was no needle in his hands this time, so he started eating. The old man smiled.

"Good boy!" he said, softly.

This was a trained dog! Outside, Mah almost gasped out loud but he covered his mouth with his hand. An uneasy feeling came over Mah. He felt his skin squirm.

One day, a young couple were so moved by the dog, they gave the old man a lot of money. The old man was very happy. He bought a bottle of booze and all of his favourite foods, and came home earlier than usual.

Mah and the old man were eating their delicious dinner in the shed. Again, there was nothing for the poor dog. He was lying down on the ground in a dark corner, watching, and drooling.

The old man got drunk gradually. He told Mah about his miserable past life. There were five brothers in his poor family. He was the youngest one. His four elder brothers got married. After their parents died, his sisters-in-law started to treat him like a dog. They gave him the cold shoulder because he was a burden to his family. He was so sad and upset that he finally left, and never went back. He had been homeless for almost 50 years.

"What happened to your legs?" Mah asked.

"I fell from a train when the ticketinspector was chasing me. I did not have money to buy a ticket," the old man said.

"How about the dog? He fell off too?" Mah asked. The old man burst out in laughter. "What a foolish question!" he said.

At this point, the old man was very drunk.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but, you have to promise me you won't tell anybody," he said. Mah nodded.

"As a beggar, you must show people how miserable your life is to get their money. However, there are so many miserable guys in the world, like you and me. People have seen too much and it's difficult to get mercy from them anymore.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As you can see, my miserable life is unique. Both the dog and I are handicapped. We show people how we

love each other even though we are in a very poor situation."

"Yes, I have seen this. Tell me how the dog lost his leg," Mah demanded.

"I cut the dog's leg off," the old man said, lying down on the mat.

"How could you do that? He would bite you." Mah asked, shocked. He felt like he had dropped into an ocean of ice.

"Stupid question!" the old man muttered.

"Get him drunk first." The old man fell asleep soundly on the mat.

Sitting in the dark, Mah looked at the old man and the dog. Although In hungry, the dog was sleeping soundly too. Mah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leaving the old man. However, he could not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fter all, food was everything to him, and the old man could get food much easier than he could.

A few months later, something else happened, which caused Mah to leave. The old man met a lady and her daughter in the street when he was begging. They were beggars too. Nobody showed them mercy. They were starving to death. The old man looked the daughter for a while, and then he offered to help them. He brought them to his shed and gave them food. The little girl was a teenager, good looking, but looked mentally handicapped. She cried when she

felt hungry and laughed when she was full. The old man advised them to build a shed near his. He promised that he would help them after they became neighbours. With the help of Mah, the lady set up a small shed. The old man supplied food to them in the first few days.

Mah noticed that since the lady and the little girl had settled down with them, the old man did not go out begging anymore when it was raining or windy. The old man had food storage. There was no problem for him if he did not beg for a few days. The lady was different. She and her daughter would starve if they did not beg for even one day.

The lady asked the old man to allow her to leave the little girl in his shed. The old man said he would look after the girl carefully. After the lady was gone, the old man would ask Mah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like shopping, repairing the cart, laundry, to get him out of the shed. The dog was then patrolling the shed. Nobody could approach it, including Mah.

Mah suspected this. He asked the little girl when they were alone.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stayed with the old man alone?" he asked.

The girl was laughing, "He gave me food then took off my pants. He took off his pants, too, and he asked me to sit on his belly. It was funny. Please don't tell anybody about this, especially my mom. He said he would have the dog bite me to death if I told her," she said. The old man was an evil!

"I have to go. I have to leave him," Mah said to himself.

After a few days preparation, he told the old man he was leaving so he could continue to look for his mom.

The old man flew into a rage immediately. "Look for your mom? That is bullshit! You can't find any place better than here. You can't go. I won't allow you," he shouted.

"You can't tell me whether I can go or not. This is not your business. I am free," Mah said.

"Fuck that! You are not free! How much have you eaten of my food? You have to pay me back before you go! You owe me."

"What! Are you crazy? Did I eat your food for free? Who pulled and pushed you on the cart in and out to go begging every day?"

"You just can't go! You! Go bite him! Bite the bastard until he dies!" the old man roared.

The dog jumped immediately and fiercely knocked Mah down on the ground.

He bit and scratched Mah like crazy. He seemed much angrier than the old man.

Crawling, bleeding, Mah cried, "Help me! Please help me!"

The cry made the dog even more excited. He bit Mah more fiercely. Mah would have died if the old man hadn't stopped the dog finally. Mah passed out on the ground.

The wounds became infected and festered all night, and Mah had a severe fever. His whole body was burning and he lost consciousness. The old man was in a little bit of a panic. He asked for help from the lady and her daughter. They cooled down Mah's body temperature with cold wet towel.

"Please look after him carefully for me, until he has completely recovered. I will pay you with food for doing this," the old man said.

"What happened to the poor boy?" the lady asked. "He played a game with the dog and made the dog mad for some reason. I warned him to be careful. An animal is an animal. You never know. Right?" the old man said.

"You are such a nice man. Okay! I promise you I will look after him like he was my own son," the lady said.

It took almost one month for Mah to recover after nearly dying. Every day, the lady and her daughter walked a long way to get clean water from a mountain creek to clean his wounds. The old man bought a bottle of booze after he was done his begging. The booze was burned in a bowl; the lady used it to disinfect Mah's wounds.

In the dark and dirty shed, the blue alcohol flame was dancing like a ghost. Strange shadows reflected on the wall. The girl was laughing when she saw this. Her mom scolded her. The old man sighed. The dog was as quiet as a baby.

When Mah could get up from the bed, the old man asked Mah, with the dog standing beside him.

"Do you still wanna go?"

"No!" Mah peered at the dog, dropping his head. The dog was showing his ugly teeth to Mah.

"This is my boy! We have to live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Our food stock is greatly depleted this month because of you. Get better soon, boy. We have to work hard to prepare for winter. No food during a cold and snowy winter means death."

When Mah could walk, he pushed and pulled the old man again so he could beg, it didn't matter whether it was hot, cold, raining, windy, they never stopped working.

During the same time, Mah was secretly preparing his escape plan. He bent steel nail

and sharpened the spike on a stone, tied the nail with a long, thick nylon cord. He wound the cord round his waist, carrying it with him 24 hours a day. He just needed the opportunity. He was ready.

His chance was coming. On the Day of Breaking the Fast, Mah was asked to try his luck. The dog was sent to follow Mah and watch over him.

Mah had good luck that day. He caught a long, large intestine. Using the intestine, Mah lured the dog into a small forest. They came to a big tree. Mah stood, looking at the tree up and down.

"This is it!" he said, glancing at the dog. The dog was staring at the intestine in his hands. He was drooling. It was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and the wind started blowing.

That night, under the moon, a trembling, crying boy was running on the road, away from a small town. At the same time in a dark forest, a big dog was hanging from a tree. The dog's mouth was pointing straight up towards the sky. A thick nylon cord was inside, and drops of white foam and red blood dripped to the ground. The dog's tail and three legs were still twitching.

The colour of sky was dark blue. The stars seemed to be hiding that night.

(To be continued...)

石油极块

PETROLEUM



拍摄的时候, 我喊道: 1, 2, 3, 笑! 伙计们!

油田现场出巡 (编辑整理)

















大话石油之二(赵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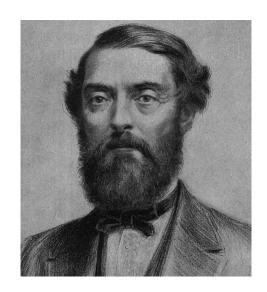


Yi Zhao (赵懿) received his B.Eng. degree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 2006. He was then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and obtained his M.Sc. degree in geology in 2009. He has since worked as a geologist for Husky Energy in Calgary, Canada. Yi Zhao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Canadian Petroleum Society (CCPS).

上回说到 Bissell 想到了钻井找油这个好点子,但在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想法荒谬至极。在地下找到油,再像抽水那样抽上来?这不是胡说八道嘛!不过 Bissell 和他的投资者们还是决定一试。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应该交给哪位大侠呢?

他们找到了 Edwin L. Drake (埃德温·德雷克)。其实也不算是找到的,完全是瞎碰上的。Drake 是何许人也?其实就是个小混混!没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啥正经职业。当过一阵铁路售票员,后来因为得了关节炎不干了,回到 New Haven (纽黑文)暂住在一家酒店里。平时又没啥事,就跟酒店里的旅客们喝酒侃大山消磨时间。别看 Drake 啥专长也没有,吹牛聊天那可是一把好手。在

社会上混迹了多年,一肚子故事,被他包装 后讲出来那叫一个精彩,而且每次他都是男 主角,搞得酒店里大伙儿都很喜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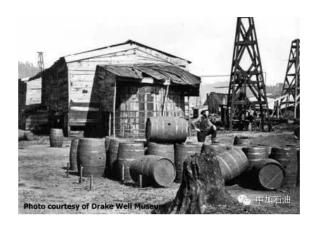
埃德温·德雷克 (1819-1880)

巧就巧在,其中的一位听众就是宾州石油公司的投资者,银行家 James Townsend (詹姆斯·汤森德)。 Townsend 就这找油的事跟 Drake 聊过很多次,而且还说服 Drake 买了些公司的股票。Drake 那时候反正也没工作,于是 Townsend 就顺水推舟请他去执行这项任务。其实 Townsend 看上他还有一点,那就是 Drake 因为之前在铁路系统工作过,有铁路通票,坐火车不要钱! 不愧是银行家啊,把人送到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连车票钱都给省了,这也太抠了吧?

就这样,1857 年 12 月,咱们的 Drake 是坐完火车坐马车,好不容易到达了他的目的地: Titusville (泰特斯维尔),一个只有 125 人的伐木小村。Townsend 在给他的介绍信里尊称 Drake 为"上校",加上他一身洋气的铁路工作服,让没见过世面的村民们对他另眼相看。所以一开始工作进展很顺利,找到了一个有油花露头的农场,准备在这附近钻了。可这一开钻就费劲了,用当时的技术,本来挑战就很大,再加上工人干着干着就撂架子

不干了,让他头疼得很。就这样,时间到了 1859 年 8 月底,公司的投资者们早都等得不 耐烦了,纷纷撤资。只有 Townsend 坚持到 了最后,但也是开始自己掏腰包了。他寄给 Drake 最后一笔钱,无奈地告诉他,到此为 止,兄弟!擦擦屁股走人吧!

1859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Drake 当时还没有收到 Townsend 的信。他已经钻到了 21 米深,还没见油,于是干脆放假过周末去了。谁想到,第二天他的工人去井里一瞥,这井里已经满是黑呼呼的油了!等 Drake 周一回来时,这里能找到的盆盆罐罐全都装满了油!到最后,就连装威士忌的酒桶都装满了石油!试想一下,如果 Townsend 再早一个星期发信,估计 Drake 收到后也就收拾家伙走人了,谁能想到他们离地下的黑金,真的是咫尺之遥?! 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世界上第一口油井,以成功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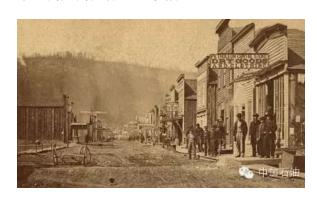


国际石油计量单位桶 (Barrel),源自最初 盛放石油的威士忌酒桶。一桶=159 升

第一口钻井成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淘金热般的疯狂。1860年11月,也就是仅仅15个月后,已经有75口井在产油了。到了1862年,石油产量已经突飞猛进到三百万桶。市场根本无法适应如此迅速膨胀的产量,油价一路狂跌至10美分/桶,以至于装在桶里的石油,还不及半个油桶值钱!



好就好在,这充足的供给让石油迅速占领了市场,需求也很快跟上。1863年底,油价咸鱼翻身回到了7美元/桶,相当于现在的130美元/桶。很多人一夜暴富,这些"翻身做土豪"的故事像黑洞般把所有人往里面吸,弄得整个产油区鱼龙混杂,龌龊得像个猪圈。一个参观者曾形容这整个地方像"一堆上吐下泻而死的尸体",够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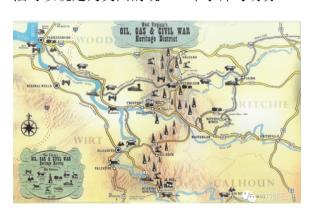
导致当时油价大起大落的原因,除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之外,还要归咎于缺乏地质知识和不健全的法规。当时大伙儿钻到油就是一阵猛采,破坏了油藏结构,导致很多油田"英年早逝"。还有当时石油开采是根据"rule of capture",说白了就是先来先得,类似于咱们大学里占座。这就造成大家相互恶意竞争,看谁采得快,生怕别人在你附近打口井,把你的油给采光了。

就这样,一个区块出油了,大家就一窝蜂挤过去,晚到的人相当于捡了个烂摊子,自认

倒霉吧!如同所有的财富故事,有人一夜暴富,也就有人一贫如洗了。



石油工业在它诞生之初,仿佛就已经跟人性的丑陋联系到了一起,这就不能不提到战争。 美国内战(1861—1865)算是石油参与的第一场战争吧。石油不但为北方美利坚合众国提供了充足的照明用油,而且出口到欧洲,为他们提供了急需的外汇收入。要知道当时棉花出口是美国外汇主要来源,而棉花被南方联邦控制,如果没有石油填补这个空白,南北战争局势如何还要画个问号呢!所以,石油可以说是为美国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咱们的几个先驱最后都如何了? Bissell 如愿以偿成了富翁,而且名利双收,被尊为石油工业鼻祖。出钱担风险的 Townsend 是有利无名,这让他很不爽: "要是不是老子我最后自己掏腰包打井,这石油还不知道什么时

候成气候呢!"。最惨的是我们的一线功臣 Drake,钻井成功后他决定去混华尔街,买卖 石油股票。可惜倔强爱冒险的他这次没有华 丽转身为华尔街之狼,Drake 最终在穷困潦 倒、病痛交加中度过余生。



石油工业先驱"三剑客" (未完待续)

2015 民营油服裁员情况(立方石油)

惨痛的油价暴跌中,各方博弈进入了"囚徒困境": OPEC 和俄罗斯为了市场份额拼命采油,美国页岩油气显示出惊人的成本弹性,其它国家也不想主动让出份额......

危机中受损最大的是油服企业。国际四大油服均大规模减员,而国内的两家油服中石化油服和中海油服盈利大幅下跌,受限于国企体制无法裁员,实行降薪轮岗。

国内主要的民营油服公司于 2016 年 3 月至 4 月间也陆续公布了其 2015 年业绩, 杰瑞股份、神开、惠博普、恒泰艾普等艰难实现盈利;安东、百勤油服、宏华集团、华油能源、山东墨龙及潜能恒信等陷入亏损,业绩断崖式下降,亏损额大致分布在 194.7-412.2 百万元,净利变动幅度最高达到 1382.87%,可谓一夜之间入冬!

国内各油服公司都不约而同进行了大幅裁员,裁员规模为 11.7%-44%,安东及百勤油服减员力度均超过 40%,宏华和潜能恒信裁员超过 23%。

1、 杰瑞盈利 1.448 亿元, 裁员 554 人

杰瑞集团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28.266 亿元,同比下降 36.63%;归属上市股东净利润 1.448 亿元,同比下降 87.94%。

2015 年累计裁员 554 人,幅度比例达 11.7%。根据人力资源统计,2015 年末公司 员工总数 4180 人,而去年这一数据为 4734 人。

2、安东油服亏损 1.947 亿元, 员工减少 40%

安东油田服务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18.33 亿元,较去年减少 2.38 亿元,同比下降 14.9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亏损 1.947 亿元,同比下降 1.8%。

2015 年员工总数减少 40%,预计可节约 2016年人力支出 1.5亿元。

3、百勤油服亏损 3.918 亿港元, 员工减少 44%

百勤油服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6.31 亿港元,同比下降 0.742 亿元;公司净亏损 3.918 亿港元,同比下降 6.3%。

2015 年员工总数减少 44%, 2015 年末为 553 人。

4、宏华集团亏损 2.52 亿元, 员工减少 23.4%

宏华集团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42.19 亿元,同比下降 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亏损 2.52 亿元,同比增加 110.7%。

2015 年员工总数减少 23.4%, 2015 年末为 5709 人。

5、华油能源亏损 4.12 亿元, 员工减少 16.7%

华油能源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35 亿元,同比下降 52.7%;归属上市股东亏损 4.12 亿元,同比增加 454.7%。

2015 年员工总数减少 16.7%, 其中 2015 年 末为 3400 人, 2014 年末为 4084 人。

6、潜能恒信亏损 0.477 亿元, 员工减少 25.3%

潜能恒信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0.448 亿元, 同比下降 42.1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亏 损 0.477 亿元,同比增加 294.11%。

2015 年员工总数减少 25.3%, 其中 2015 年 末为 112 人, 2014 年末为 150 人。

7、山东墨龙亏损 2.596 亿元, 员工减少 18.7%

山东墨龙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 16.14 亿元,同比下降 36.0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亏损 2.596 亿元,同比增加 1382.87%。

2015年员工总数减少 18.7%, 其中 2015年 末为 2174人, 2014年末为 2675人。

链接阅读:国际四大石油服务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及裁员情况

斯伦贝谢

2015 营收: 355 亿美元

2015 净利润: 21 亿美元(赚)

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斯伦贝谢已经总共裁撤了 3.4 万名员工,是之前雇员总数的 26%。

哈里伯顿

2015 营收: 236 亿美元

2015 净亏损: 6.62 亿美元(亏)

自 2014 年以来,哈里伯顿已经将其全球员工裁减了 25%, 也就是将近 2.2 万人。

贝克休斯

2015 营收:157 亿美元

2015 净亏损: 19.7 亿美元(亏)

2015年贝克休斯已经解雇了13000名员工

威德福

2015 营收:94.33 亿美元

2014 净亏损: 19.5 亿美元(亏)

威德福 2015 年裁员 14000 人。

WTI、布伦特、迪拜原油···

阅读石油领域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译文报道),我们时常看到 WTI、布伦特、迪拜原油、阿曼原油等词语,有时不经意略过,有时又陷入短暂的疑惑。事实上,这些都是世界主要的交易原油品种,看似简单的词语背后,还有各自辉煌的历史和相互间残酷的竞争。

WTI: 王者归来的"全球最大原油品种



WTI 是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的简称, 意为"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是北美地区较为通用的原油,也是美国原油期货的基准油。按国际通用的原油分类基准,WTI原油是全球 API 度最高的油品,市场售价也较迪拜原油、阿曼原油更高。

WTI 原油自 1983 年在 NYMEX 上市以来,已成为轻质低硫原油的代表性油种。由于该合约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以及很高的价格透明度,NYMEX 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价格被看作是世界原油市场上的基准价之一。舆论在谈及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走势时,也大多引用 WTI油价作为代表价格。

因为布伦特原油的迅速崛起,WTI 原油一度被戏称为"没落的原油品种",但随着近两年国际油价的持续暴跌,以及美国最大存油

地,库欣与墨西哥湾之间新运输管道建成, WTI 原油的交易量暴增。如今王者归来,再 度坐上"全球最大原油品种"的宝座。

布伦特:多数实货原油挂靠布伦特定价



布伦特原油出产自北大西洋北海,是一种轻质低硫原油品种,API 度介于 WTI 原油和阿曼、迪拜原油之间,价格与 WTI 油价接近。近 10 年的统计表明,布伦特油价与 WTI 油价涨跌几乎同步。

1988 年 6 月 23 日,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 (IPE) 推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包括西北欧、北海、地中海、非洲以及也门等国家和地区,均以此为基准,由于这一期货合约满足了石油工业的需求,被认为是"高度灵活的规避风险及进行交易的工具"。布伦特原油作为欧洲原油的重要参照指标,和 NYMEX的 WTI 原油一起,被视为世界原油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1 世纪初,布伦特原油的产量一度衰减到较低的水平。于是在 2002 年,PLATTS 的价格体系采用了布伦特、福地斯、奥斯博格(简称 BFO,即 Brent、Forties 和 Oseberg)的一揽子油价;在 2007 年,又加入了埃科菲斯克(Ekofisk),形成了 BFOE。但出于习惯,我们今天仍用布伦特原油指代 BFOE。

尽管 WTI 原油长期雄霸"全球最大原油品种"的宝座,但布伦特原油期货及现货市场所构成的布伦特原油定价体系,最多时却涵盖了世界原油交易量的 80%,即使在纽约原油价格日益重要的今天,全球仍有约 65%的原油交易量是以北海布伦特原油为基准油作价。

迪拜原油: 中东原油价格指南针



迪拜原油是阿联酋迪拜地区出产的原油,其 API 度 31—32,为中质原油,含硫量约 2%, 是含硫原油的主要定价基准。

由于迪拜原油没有目的地的限制,作为一种交易便利的原油,其绝对价格被广泛运用于原油现货贸易中。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不仅被OPEC设定的一揽子价格所采用(最新的一揽子改为阿布扎比的Murban原油),还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价格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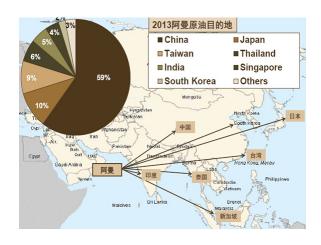
然而,鉴于迪拜原油生产量逐年下降的趋势, 业界也有人开始质疑"迪拜原油是否还应该 纳入中东一揽子油价体系中去"。例如,身 为全球领先的能源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资 讯(PLATTS)就计划在迪拜原油基准价格的 每日评估中包含更多新的中东原油级别,用 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定价的准确性。

阿曼原油: 与迪拜原油媲美

除了迪拜原油,阿曼原油的月度平均价格也已成为以日本为主要对象的、面向整个亚洲的中东产原油的价格指标。事实上,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阿曼原油与迪拜原油一起形成了世界第三大基准原油。这两个原油品种的平均值常被用来当做从中东出口到亚洲市场的原油定价基准。而他们交易的主要场所是迪拜商品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以及东京工业品(商品)交易所。

与迪拜原油相比,阿曼原油的储量更多,产 出量也更稳定,不受目的地限制,发挥的作 用也越来越大。

总体来讲,WTI 一般描述的是美国市场的原油状况,布伦特体系相关的是欧洲和非洲,迪拜和阿曼原油则几乎都与亚洲原油市场挂钩。



事实上,除了上述四大油品之外,全球原油 交易品种还有阿联酋含硫原油、马来西亚原 油和印尼原油等分类。

输油管道的前世今生(石油观察)



早期的输油管道

1859 年 8 月 27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泰特斯维尔诞生了美国第一个油田。最早的盛油工具是装啤酒的木桶。各个石油生产商雇用马车,把一桶桶原油运到河边,装上平底驳船,沿阿列汉尼河顺流而下,到达匹茨堡炼油厂。在油区里用马车拉运原油,从井口拉到河边,每桶的运费高达 2.5~5 美元。怎么把这笔运费节省下来呢?

有一个采油生产商,名叫赛缪尔•范•赛克尔(Samuel Van Syckle),在油区里铺设了第一条管道来输油。这是用螺栓把一根根2英寸(约5.08厘米)直径的熟铁管连接起来,从皮托尔镇(Pithole City)到米勒农场火车站,全长5英里(约8千米),埋入地下2英尺(约0.5米)深。首站上用2台蒸汽机带动的泵压送,日输油量800桶(约40000吨/年),每桶油的运费才I美元。于是,油田上很快铺满了集输管道。

但是,埃克森公司《发现的 100 年》画 册上说,宾州最早的输油管是木制的。《石油、金钱、权力》一书也说,1863--1865 年运油最便宜的是木制管道。

其实,中国人早在 1000 多年前在四川自 流井地区就已经使用竹、木管道来输送天然 气和卤水。这种管子叫"笕"或"枧"。中间挖空的竹子或木头,外面缠上竹篾条,用桐油和石灰把缝隙涂上,作为连接、加固和防止渗漏。以上讲的是油田或气田内部管道。

最早的第一条外输管道,或叫做"长输管道",是宾夕法尼亚产油区的一部分石油生产商联合建造的"潮水"(Tide Water)管道。它建于1879年5月,从宾州的格里维尔到威廉港,全长90英里(约145千米),管径6英寸,日输油能力10000桶(约50万吨/年)。管道翻越了阿列汉尼山脉。

《石油、金钱、权力》一书称,这是"全世界第一条长途输油管线"。但是,美国油气杂志(OGJ)美国石油工业 100 周年专辑报道: "世界第一条管道干线是 1874 年建成的从宾夕法尼亚油田到匹茨堡的管线,属于哥伦比亚管道公司,管子直径 76.2 毫米,全长 60 英里(约 96.5 千米),日输能力 3500 桶(约 17.5 万吨/年)。当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为阻挡它建成,不允许它穿越铁路。为此,只得在铁路两侧各建一座终端,在铁路上方架起高架桥。"

1907—1910 年,在美国,从俄克拉何马州产油区到得克萨斯墨西哥湾海滨建成了两条 8 英寸(约 20 厘米)的输油管道。

1923 年,从怀俄明州的茶壶山到中陆地区建成了一条管径 10 英寸 (约 25.4 厘米) 和12 英寸 (约 30 厘米) 的输油管道。

现代输油管道的开始

20 世纪 20 年代末焊接技术的诞生,使管道和储罐建设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作战,抽调了大量油轮到西海岸。与此同时,德国大规模开展潜艇攻击,重点打击美国的油轮。1942 年前 4 个月,美国有 48 条油轮被击沉,

美国的石油运输发生严重困难,因为东海岸所需的原油和油品,绝大部分靠油轮海上运送。1940年6月,船运石油每天高达23.4万立方米,而管道运输仅0.64万立方米,铁路只运12.7万立方米。

在此情况下,1942 年美国石油协调局和战时石油委员会召集 67 家石油公司商议。大家建议,从盛产石油的得克萨斯州朗维尤往纽约州费城地区建一条"大口径(Big Inch)"输油管道,管径 24 英寸,全长 2155 千米。1942 年 8 月 3 日铺设第一节管子,1943 年 2 月 19 日开始南段输油。

与此同时,1943年1月26日政府批准, 开工建设几乎平行的"次大口径(Little Big Inch)"成品油管道,管径20英寸(约50.8厘米),起点为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终点是新泽西州的贝永,全长2373千米。这是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原油管道和成品油管道。有的书上把这称为现代输油管道的开始。

1944 年 6 月,为支持战争,跨越英吉利海峡建设了一条成品油管道。到 1959 年,美国的原油输送管网已经发展到 16 万英里(约25.7 万千米)。80%运往炼油厂的原油靠管道运输。

在当时苏联卫国战争中,管道建设事关重大。战争期间,苏联也建设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输油管道。当时苏联 90%以上的石油产自高加索地区,特别是巴库。但是,德军已经占领了煤炭中心顿巴斯,包围着原斯大林格勒。巴库的石油要运往莫斯科、列宁格勒及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基地,只能向东南经由里海海上的船运,再走铁路绕道中亚。为此,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决定建设从里海之滨阿斯特拉罕,通往萨拉托夫的输油管线,全长 820 千米。这是当时苏联距离最长的输油管道。钢铁供应困难,大部分管子使用从巴库到巴统那条管道拆下来的旧管子。这些管

子需要清洗,重新做防腐层,不少地方已经腐蚀,需要补焊。总共有五万多个管端要修补。动员了大量骆驼和马匹作为运输工具。 发动了上万中亚地区的集体农庄庄员挖沟和填埋。这条管线的建成,加上两条输气管道的建成,从根本上保证了斯大林格勒附近萨拉托夫等后勤基地的能源供应,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管道抢建战发生在 1942 年。早在 1941 年秋, 苏联第一大城市 列宁格勒 (即圣彼得堡) 就被德军包围。进入 列宁格勒的全部公路、铁路都处在德军大炮 和飞机轰炸之下。冬天, 拉多加湖冰冻, 成 为唯一一条运送生活物资和军火的通道,称 为"生命之路"。可是,春暖花开,这条通 道就要中断。列宁格勒只剩下 30~40 天的燃 料了。1942年4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 突击抢修一条穿越拉多加湖底的水下成品油 管道。1942 年 5 月开工,管径 101 毫米,全 长 30 千米, 其中水中 21.5 千米, 最大水深 12.5 米。白天要冒着敌机的轰炸。一节节钢 管用原木扎成的木排拖运。6 月 16 日建成投 产,每天向列宁格勒供应 400 吨汽油等石油 产品,有力地支持了列宁格勒保卫战。

大口径输油管道

20 世纪 50~70 年代,是世界油气田大发现的年代,也是石油消费量快速上升的年代。相应地,世界各地开展了多项大口径、长距离的管道工程,把管道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项大型管道工程是埃克森、雪弗龙、德士古、美孚 4 家的沙特子公司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建的"横贯阿拉伯半岛输油管道"(Tapfine)。起自沙特阿拉伯东部产油区卡提夫,贯穿沙特阿拉伯东西,经过叙利亚,直达地中海滨黎巴嫩的赛达港,管径 30 英寸,全长 1040 英里(1673千米),日输油能力 32 万桶(相当于年输油

1600 万吨), 1957 年扩大到日输 45 万桶(约 12250 万吨/年)。由此,沙特阿拉伯生产的部分原油可以经此管道直抵地中海装船,不必绕道阿拉伯半岛,不走苏伊士运河,运距大为缩短。自此,阿美石油公司的产量急剧增长,1938年才6.5万吨,1949年达到2282万吨。

1978 年阿美石油公司开工建设一条新的 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线,称为 Petro Line,起自东部的阿卜凯克,终点是西部红 海之滨的延布港,全长 1202 千米,管径 48 英寸,输油能力高达每天 240 万桶 (相当于年 输油 12000 万吨)后来扩大到 400 万桶 (约 2 亿吨/年)。这可能是世界上输油能力最大的 原油长输管道。1981 年 7 月竣工投产。同它 并行的还有一条天然气凝析油管道,把东部 大油区生产的天然气凝析油输送到延布的三 座大石化厂作原料和燃料,同时给东西输油 管线沿途 13 座泵站的燃气轮机供应燃料。

1963 年 3 月,美国辛克莱、德士古、海湾等 9 家石油公司联合建设科洛尼尔成品油管道 (Colonial Product Pipeline)。起点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附近的帕萨丁那,经过博蒙特、阿瑟港,然后北上,经过亚特兰大、费城,到新泽西州的林登,主干线长 2478 千米,管径分别是 36 英寸、32 英寸和 30 英寸,外加2200 千米支线。整个系统长达 4552 千米,日输油能力 100 万桶 (约 5000 万吨 / 年),可以顺序输送 118 种石油产品。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品油管线。

1968 年,美国在阿拉斯加北坡北极圈内 发现了普鲁德霍湾大油田。直到 1973 年 11 月,由于第一次能源危机,美国国会才批准 动工建设横贯阿拉斯加输油管道。它起自普 鲁德霍湾油田,终点在阿拉斯加南部的瓦尔 迪兹港,全长 1287 千米,管径为 1220 毫米, 日输油能力约 80000 立方米。直到 1977 年才 建成。总投资高达 88 亿美元,可谓"世界之最"。它的技术难点在于穿越永久冻土带和地震多发区。为此进行了大量科学试验,独创性采取架空铺设方法。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建设了从青海格尔木,翻越唐古拉山,到达西藏拉萨的成品油管道,全长 1076 千米。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输油管道,最高点海拔 4857 米,全线平均海拔 4260 米。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建设了一条世界最长的热输重油管道。这就是美国东西大管道 (West-East Pipeline),又称全美管道 (AU American Pipeline)。它西端起自加利福尼亚海滨的圣巴巴拉,终点在得克萨斯南部的韦伯斯特,全长 2817.5 千米。这是一条加热输送重质原油的管道,管径 762 毫米,年输油量 2500 万吨。每个加压站都要对原油加热。

世界上另一个产油大国是前苏联。20 世纪 50~60 年代,苏联开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之间的"第二巴库"。这里离首都莫斯科和古比雪夫等工业重镇都比较近,无需建设距离在千米以上的管道。1952--1954 年,这里建了 6 条输油管道,总长 2300 千米,其中最长的是阿里缅杰沃一高尔基市的 570 千米的管道。

1963 年,苏联建成了"友谊"输油管道,口径从 1020 毫米到 426 毫米,全长 4665 千米,把原油输送到东欧各国。

当时,苏联管道建设的高潮是伴随西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大发现和开发而形成的。自从 1965 年第一个油田开始产油,到 1971年,建成了从沙伊姆油田到秋明市,乌斯季巴雷克油田到鄂木斯克炼油厂两条输油管道,管径 1020 毫米。苏联 1971 年的输油干线总长度达到 32344 千米。(完)

协会赞助

SPONSOR

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successful.



投资者集团(Investors Group)

Established in 1926 in Canada, Investors Group is a part of IGM Financial, and a member of Power Financial Corporation of a group of companies including Great West Life, London Life, Canada Life, Irish Life, Parjesa, Makenzie Investment, Putnam Investments, PanAgora Asset Management, Groupe Bruxelles Lambert and Investment Planning Counsel. Based on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IGM Financial is the largest investment company in Canada.

Sherry Wong, a financial consultant with Investors Group. She came to Canada in 1988 to pursue her master's degree. She has a B. Comm. in Finance and Banking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he is also a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and an insurance agent. She is able to provide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und compan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Power Financial Group. Sherry has worked in the Canadian financial industry since 1992 and is specialized in financial planning for private business owners and individuals.

Sherry Wong can be reached at 403-253-4840 ext. 2339 or sherry.wong@investorsgroup.com, or on WeChat sherrywong99.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 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实中观点保持中立 ,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 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实章观点负责。 版权属于原作者。

Disclaimer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